



———學年度

陳哲男校友文學獎 作品集

目錄

新詩

新詩組總評.....	2
第一名 昀 (嚴毅昇).....	4
第二名 成了書海裡的模樣 (陳彥廷).....	6
第三名 威尼斯之戀 (郎伊蕾).....	8
佳作 柏拉屠 (蕭宇呈).....	10
佳作 苦楝樹 (陳品蓉).....	12

小說

小說組 總評.....	15
第一名 筱萱與我 (張有志).....	18
第二名 散文之所以為散文 (林雨諄).....	25
第三名 再見 (薛閔勻).....	34
佳作 無人踏入的聖域 (楊雅婷).....	46
佳作 女流 (余珮安).....	54

散文

散文組 總評.....	66
第一名 青絲 (林宸緯).....	69
第二名 跑步 (張有志).....	75
第三名 路線 (林雨諄).....	79
佳作 灰殷洪荒 (蕭宇呈).....	86
佳作 那幾年，火車駛別 (蘇怡綺).....	91

新詩

第一名 昀 | 嚴毅昇

第二名 成了書海裡的模樣 | 陳彥廷

第三名 威尼斯之戀 | 郎伊蕾

佳作 柏拉屠 | 蕭宇呈

佳作 苦楝樹 | 陳品蓉





新詩組總評

評審委員

※臺南護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 許劍橋老師

※國立中興大學中文系 解昆樺老師

※國立嘉義大學中文學系 陳政彥老師

第一名〈昀〉

許劍橋

詩人展現出對土地、族群的關懷，頗具企圖。詩題〈昀〉，意思是光明，與內容描述的「身體比午夜的山路還黑」的地底礦工生活產生呼應。同時，這個題目和詩裡使用的許多關於「鑿」、「敲擊」的敘述，像是欲將塵封深埋的礦災事件，使之再度見光，獲得關注。而除了繫連黑與光這組意象，也透過詩作中社群符號（#）的運用，將不同時代原住民的命運串起，呈現跨時空的對話，由此架構出詩的歷史厚度。

第二名〈成了書海裡的模樣〉

解昆樺

巧用書籍形式，以為情感以及自我辯證，在書寫上頗有後設之趣味，開展詩作語言的可能懷想。詩語言清淨而可喜，極易進入詩境。

第三名〈威尼斯之戀〉

陳政彥

雖寫異國風情，卻充滿故土依戀，形成強烈反差卻又新奇的閱讀效果。整體來說風格較傳統，布局與音樂性設計會讓人聯想到民初新詩的情調。雖然某些字句太長太拖沓，破壞整體朗誦時的美感，但仍不乏精彩的意象閃現，讓人眼睛一亮。作者若能多涉獵當代



詩作，在節奏上力求剪裁，未來定大有可為。

佳作〈柏拉屠〉

陳政彥

從柏拉圖討論熱情與慾望的《會飲篇》開展詩意，借希臘神話眾神之名推衍情節，卻又能不落俗套，控制在後現代虛擬／模擬的後現代語境當中，詩句反覆鋪陳物與我，愛與性，真與假的重重翻轉，充滿力道的精彩。雖然題材新穎，意象頗有可觀。但仍然有長句拖沓了政體節奏及太過堆疊名詞而使力道下降的缺失，讓此詩未臻化境。雖然如此，讀完仍然讓人對其未來的創作充滿期待。

佳作〈苦楝樹〉

解昆樺

一如詩名，既有「苦」字，則全詩自然依循之，捏塑詩文本的味道，指涉現實，詩作多有設想，值得再行依樹種特性進行失意象發展。



嚴毅昇

自我介紹:

Cidal，也是嚴毅昇。

阿美族、噶瑪蘭族與廣義上的漢人混血的後代，文字工作者，工作之餘時關注族群議題，寫作類型有詩、散文、評論、社論，目前除了創作 IG：[pennisetum_cidal](#) 之外，文章沒有固定發表平台，名字曾出現在四本書上。

得獎感言:

步入社會以後，尤其做過勞工，體會父母輩的生活與人際模式，更感到生命的壓縮，填補家庭的是辛勞的雙手與身體與難以言說負荷的口，我只有寫，重量遠不及那千億萬分之一。

「昺」為「的」的異體字，原義明亮，而也有光線明亮才有便於用勺子勺取東西之意。那些礦工用自己的青春血汗，摸黑向命運勺取人幾代人的繁榮未來。作為書寫者，旁觀與流傳，就為了試著不去忘記。



新詩組第一名

104 級中文系校友 嚴毅昇

的

—兼記 2021 年五一勞工大遊行
退休老礦工

那年 Kacaw 留在山裡
72 個人身沒有再變化過
一九八四，身體敲開了時間。

把 # 字鍵標記的中央塗黑
輸入：「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
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
馬路上小石隨來車顫抖
星未止的敲擊勘井外的黑夜
一邊聽阿公和阿嬤沒頭沒尾的聊起
我未曾經歷的經歷
坑井裡的圓鋸沒有目的地的鑿
想把眼前的黑鑿出呼吸

早晨將黑夜藏在地底
沒有一種語言穿越現在
沒有一種壽命能由法律回溯
在權力者的冰箱中冷藏、沉澱
再狩獵、冷藏、沉澱。未曾解凍
僅有亡者的數字在檔案中
如夢囈富有聲音的
在逃

如城市雌伏
無聲、伺機
不知井底
歲月已如塵灰在雙眼和肺葉中漫游
一種高尚的語言掩蓋著眼瞳
即無所謂逆，無所感謝天地自然
無所謂單一信仰與泛靈的區別
見那黑石上的黑石
像日蝕
像黎明在地底隱匿著生命
你可曾見過死神行走的樣子
身體比午夜的山路還黑

看診單上每日為死亡署名
有種嗓音的震盪難以模仿學習
像坑道裏那只插梢還插在山的皮膚裡
敲擊、鑽鑿著咽喉
定時探入歧路
光微弱呼息
未曾流入暢通的行跡

一九八四那年 Kacaw 留在山裡
72 個人穿越勘井來到未來
消失的身體
敲開了時間

* 註：Kacaw，阿美族男性名。

* 註：「走不回自己踏出的路/找不到留在家鄉的門。」引自胡德夫《為什麼》歌詞。

1984 年 6 月 20 日，台北土城海山煤礦發生災變，造成 74 名礦工死亡，其中 32 名是原住民。當時胡德夫寫了《為什麼》，具有強烈的抗議色彩，訴說原住民離開家鄉，在台灣社會底層拚死工作的悲慘命運。

1984 年 6 月 24 日，在「為山地而歌」的音樂會上，胡德夫首次演唱這首歌。

1984 年 7 月 10 日，台北瑞芳煤山煤礦災變，103 名礦工死亡，12 月 5 日三峽海山一坑煤礦災變，92 名礦工死亡，3 次礦災的死者中，原住民都佔了很高的比例。1984 年 12 月 29 日，台灣原住民權利促進會成立，開始發起「原住民族正名運動」。



陳彥廷

自我介紹:

生自台東，來至屏東的陳彥廷。追隨靈感一路嘗試創作，高中開始接觸寫作，仍在琢磨現代詩中。

得獎感言:

本篇取自朋友的經歷，從日常所見的書本作為發想，希望在字裡行間體會人生與情緒的起落。特此感謝評審的欣賞與肯定。



成了書海裡的模樣

〈自序〉

我寫給自己
 但實際上所有艱澀來自於你
 從容將潮水遠去記錄成篇
 我嘗試寫給自己
 卻恰巧通篇是你的斜影
 於是不只有魚
 連海都退散而去

〈逗號〉

落葉散成一床碎片
 攪亂在語句之前
 我啣一瓢雨潑灑窗框上的塵屑
 哽噎讓預言淡成一弦彎月
 我只得強迫將習慣依循大小排列
 再將書檔隔放你我旁邊
 你稱溫柔是互說再見
 卻逕自遺忘氣味在我房間

新詩組第二名

中文系碩士班 陳彥廷

〈分號〉

若給我一座燈塔
 你願意成為海嗎？
 若給我一船惆悵
 你願意成為風嗎？
 允許你逆著時序來訪
 沿著末班航線
 或是我把帆繫上
 飄向退潮的島
 那裡沒有赤裸的皮囊
 僅存空曠的夕陽

〈再版序〉

我成了海
 徜徉在熱浪與星空的臂膀
 訴說昨夜的潮汐翻騰波浪
 涓滴在山澗
 滋養了土壤
 平行的水紋與墜落的翅膀
 柔化了大地粗厚的傷
 而我亦成了燈塔

郎伊蕾





威尼斯之戀

新詩組第三名

中文系二甲 郎伊蕾

記憶裡的威尼斯是水，
是柔軟的水，
此生見過一次便徜徉我身軀內的水。
聖馬可廣場的鴿子、透明的陽光、碧綠的水道、踏著慵懶步伐的人群。
古老的建築物即使正被光陰刻劃，
仍然會自適的在水波中升起降落。
人在威尼斯一切都在飄浮搖擺，
輕輕的。

這是個人們理所當然該相戀的所在。
廣場的鴿子不嚮往天空，
傾心於這塊擁擠的土地，
如同人們一般。
在貢多拉船上，
詩意會化成耳邊的微風包圍你和你的愛人，
你會為他歌詠拜倫的詩，
或者替他畫下一幅畫，
而你給他的吻，
會被河流記住，
它會將你們的故事訴說給下一位旅人。

華麗的嘉年華，
如同一隻幼鹿，
你會在乘載著太多太多感情的這塊土地上旋轉、跳躍，
帶著夜空溫柔的呢喃在翻起波瀾的水上跳起一曲華爾滋。

面對水城的朝色，
金色的神祇也得把晶瑩剔透的靈魂祭獻給它，
使一切的美好從水上甦醒過來。
是時候了！醒來吧，美人兒！
免得路過的人群因無法見你傾國的容貌而啜泣。

我摯愛的水都啊！
你使我沉淪，
我見過你如何深情的注視著在你之上行走的每個人，
也見過你如此溫柔地踏他們蓋上被囊。

心敲擊著回憶的鼓，
我心中盪漾的是你不絕於耳的浪漫。



蕭宇呈

自我介紹:

蕭宇呈 $\in \text{Math} \cap \text{Art} \cap \text{Literature}$

得獎感言:

謝謝。

這首詩是一名無性戀女性對其順異男友的敘述。





新詩組佳作
應數系二甲 蕭宇呈

柏拉圖

那細劍彷彿自《會飲篇》間刺出
漫長糜爛地顛倒成鐘擺
你劍客的右手劍光掠過我與你相異的沙灘
可我凝視你的裸體如我素描的石膏如物體
你卻欲將劍刺入我的軸心
你失敗而質問阿芙蘿黛蒂 我質疑你的穿鑿附會
無法理解你對石膏的熱情

斜坡上開採的野花可以織成背心
把性慾塗抹成石雕鑿的光和厄洛斯的唾液
用錘子錘進你順性別的燃料和下藥的飲水機
即使裸體也只是物體 即使下藥我也免疫
無性戀的柏拉圖只畫在 Netflix

我躺在你的枕邊扭斷春的哭泣
你還在拿耳機偷別人的 Netflix 想我割你的手臂但願長眠不醒
準備著你獨自堅挺的夢境 抹著淋上我全身鏡掛著的裸體
你睡著 你在夢裡也能高潮
我織了透明背心



陳品蓉

自我介紹:

我的名字叫陳品蓉，來自台中，畢業於屏東大學教育系。在投資自己成為教育人的路上，仍對寫作抱有著興趣，在學期間會選一些中文系的寫作課，讓自己在寫作的路上也能稍有精進。在這四年中，我所撰寫的作品量沒有教案寫得多，但是，當我在被教案追趕時，寫作成為我能喘口氣的空間。

得獎感言:

在學期間，有空閒之餘會在民生校園散步，每次經過苦楝樹，總覺得其散發出一種孤獨的感覺，也可能是因為名字使然。直到看見楝花的綻放，紫色是彩虹中最後一道色彩，同時也是浪漫的象徵，尤其當風吹過，飄落下的紫色花瓣增加更多浪漫畫面，讓我不禁聯想情侶在苦楝樹下散步的畫面，沉浸在嫩紫氣息中。

春天裡周圍成雙成對的萬物，使得苦楝樹不再孤獨可憐，成為了幸福的見證者。



苦楝樹

安靜的站在校園角落
站成一把張開的傘

暖風一波又一波穿越枝葉
人們一個又一個擦肩而過
燃燒的火焰灑下
卻照不熱孤涼的身影
只好任由風聲呼喚著名字
苦楝 苦楝 可憐 可憐
蟬鳴蛙頌也調侃整個夏季

直到熱浪的溫度漸減
晚風撫平了躁熱
直到遠處的楓樹漸紅
楓葉燃起了信號
直到枯黃滲透進葉脈
把承載的孤獨記憶一切放下
讓落山風吹去所有期待

新詩組佳作

110 級教育系校友 陳品蓉

花蟲陷入沉睡
鳥兒遠去南方
冬日的氣息驅逐行人
連樹的影子都不敢常來叨擾
只好默默伸直枝節的手
承接掉落的陽光
聚集起來暖熟一手期盼

一個季節過去
甦醒的花草蟲鳥
交織出紅橙黃綠藍靛
終於才等來最後一番花信風
吹開的紫色飛雪
留存一對對浪漫的起始
作為暮春最好的祝福

小說



第一名 筱萱與我 | 張有志

第二名 散文之所以為散文 | 林雨諄

第三名 再見 | 薛閔勻

佳作 無人踏入的聖域 | 楊雅婷

佳作 女流 | 余珮安





小說組 總評

評審委員

※嘉義大學中文系 王祥穎老師

※慈惠護校 楊政源老師

※高雄師範大學國文系 林雅玲老師

第一名〈筱萱與我〉

楊政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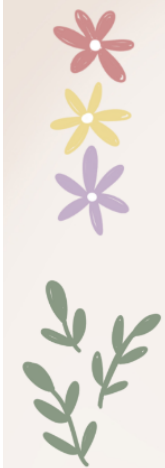
這是一篇十分有趣的短篇小說。小說的英文「fiction」，本身即有「虛構」的意涵。所以我個人偏好的小說，一定要有虛構的成份。但虛構不可以全都是假，全都假的東西騙不了人，得像韋小寶說的：七分真裡夾著三分假，甚至九分真裡藏著我們要傳遞的那一分假。虛假的小說就這樣完成。

採用《我與筱萱》的題名，似乎暗示著我與筱萱間的某種友誼，而故事開篇的清潔阿姨故事一樣誤導著讀者——筱萱是不是複雜職場中被暗箭中傷的無心人？當然，小說有趣之處就是作者所營造出的「懸念」，所以，這個問題的答案，建議你自己去閱讀尋找！

第二名〈散文之所以為散文〉

林雅玲

擬仿村上春樹寫作風格的愛情故事，探討情感永恆的本質性。透過三個不同的女友形象，寫芽子、mei、媛與我三段不同的愛情。一個熟稔，一個陌生，一個想愛卻愛不到，其中因為陌生，而想像／虛構太多？題為「散文之所以為散文」，乍看之下有些懸疑費解，實際上，敘述者我內心對愛情充滿渴望，然無論被當成類工具人或出自內心一廂情願的愛，卻都與現實存在著距離，也因此充滿敘述者虛構愛情的



弔詭與悖謬。到頭來愛情像小說，無法像敘述者所期待的散文般真情流露。寫愛情兼論小說、散文本質，後設寫法，這是本篇構思精彩之處，令人激賞。

第三名〈再見〉

王祥穎

作者完整寫出一段深刻的愛戀過程，道出愛情世界的各種姿態，起初愛情是顆迷幻糖衣讓雙方輕嚼後陶醉飛旋，為了愛奮不顧身；然而，當愛情抵不住現實差距時，該向它如何道別？此時雙方迷惘與清醒、懦弱與勇氣交雜於文字間。小說探究了遠距離愛情在經營的艱困面，也道盡浪漫愛情最終抵不過門當戶對的正確性，更娓娓道出年輕歲月透過情愛學會成長的經歷，這些過程的確難能可貴。而文中一些針對情感細節所刻畫、形容的文辭，讀來也頗有新意。然而愛戀題材類型小說總是特別多，若能於文中增添一點奇幻或驚嘆的元素，讓愛情題材鋪陳出更多的線索與新意，才能跳脫以往窠臼，提升這類作品閱讀的層次與深度。

佳作〈無人踏入的聖域〉

王祥穎

作者創造出一個奇幻的世界，讓讀者能深入其境，感受一種特殊且詭譎的氣氛。中央祭壇原本該是聖潔的空間，一時間卻佈滿血腥，懸念設計，成功營造出令人畏懼的氣氛，也預示一樁事件將被打開。除此之外，創作者善用奇幻的文字描述各種場景，寫來歷歷在目，臨場感十足。場景設定後，腳色也在此時逐一呈現真實性格，天使、魔鬼不再是二元對立的分野，而是隨時可置換改變，反映出人生真實面貌，這些都是作者的寫作優勢。情境描摹是小說創作不可缺的重要元素，能讓讀者經由閱讀過程，具備更豐富的想像空間。唯本篇作者若能將小說中事件鋪陳做更精細的安排，拉出主軸線，並從人物表現、



語言、動作等文字敘述中，充分反映出人物性格特質，相信更能提升本作品的扁現層次。

佳作〈女流〉

林雅玲

以第三人稱敘事觀點，寫育嬰過程中，面對親友提供育兒經（偽善）的無奈與不耐煩。兼之揣摩女性產後生理變化的焦慮、對先生（人夫／父親）角色調適不佳的憤怒，最終扣住做為女性，在歷經母職後失去自由的苦痛。母親、我、太太身份交織重疊的焦慮，迫使敘事者強烈反思自我認同。女性主義色彩強烈，說故事技巧高明，文字掌握極為精準。





張有志

自我介紹:

你不能因為無法讓每個人都喜歡，就抹滅你選擇善良的決定。如果有能力，希望能帶給重視的人幫助與快樂。人世間有太多東西，你無法擁有，但你仍能選擇靜靜欣賞，讓萬物怡然自得。願我的文字能帶來溫暖。

得獎感言:

出社會後太久沒有寫作，當初很愛寫新詩、散文與小說，看以前同系的同學、學弟妹與學長姊，出書的出書，獲獎的獲獎，當老師的當老師，感覺自己一事無成，著實有點羨慕，感謝評審的青睞能讓我一圓文學魂。希望我的文字不僅是抒發心情，闡述想法，並能將生命淬煉成一種態度，用自嘲、詼諧與警世的方式，看盡人生百態，也希望作品能帶給人們溫度。人生或許挫折與不如意的事情很多，但你能選擇以善良且溫柔的眼光去面對，願一切安好。




筱萱與我

小說組第一名

99 級中文系校友 張有志

我一如既往把被拔釘器淘汰的訂書針，從桌上散落各處細心收集，用廢紙袋裝好，再丟進公司的小竹簍。我想起上次公司筱萱，就是有著明亮大眼與純白雪乳的那位迷糊鬼，明明生的光鮮亮麗又有身材，但老天爺是公平的，忘記留腦袋給筱萱，直接把碎裂的馬克杯丟進垃圾桶，害清掃的阿姨見血。這件事曾經在公司引起軒然大波，筱萱的一派擁護者，極盡轉移話題與推卸責任之能事，硬生生把過錯推到清潔阿姨身上，我才明瞭，古代有趙高指鹿為馬，現代只要有口才便能顛倒黑白。舉凡清潔前的預備工作應該做好，戴上防刮傷的工地手套，亦或是眼睛不先掃描過該清潔的地方，更有人說才刮傷幾道傷痕就在討拍，是不是要蹭熱度。真是感慨萬千，一個認真工作的清潔婦，是需要蹭什麼熱度，正所謂人言可畏，心裡的傷痕可不比手上的傷痕有藥可醫，很快的清潔婦就換了一個，離職理由無人知曉，也沒人過問，直到有一天另一個同事當茶餘飯後話題，才又被想起來，有人說清潔婦因為這件事精神出了問題，也有人說清潔婦抗壓力太薄弱了。聽來聽去，竟沒有一人為她說上一句話，我也不惹事，也不必開口評論，今天我在公司成為公道嫂，明天也無法改變社會，因為這便是極盡推諉的世界。

我的心中流過一絲悲嘆，整理好心情，把思緒拉回現實，再快速收拾隨身行李，換上輕裝，嘴角揚起的理由不是因為請了半天假，而是今天你要出差回來，從遙遠的台北，雖然只是三百五十公里的距離，開車也莫過於三小時五十分的事，若要數字更小，高鐵會是更快的選擇。你總說回家的速度與時間取決於要見誰，正當思考你會選擇何種交通工具時，我刷下打卡鐘，想著離你到家最快還有四小時的時間，應該去採買你最愛吃的菜餚，這些愛吃的佳餚都



是有故事的，你說吃皇帝豆就是享受當君王的滋味，吃龍蝦就像征服神龍，反正吃什麼都有你的一套解釋，只要是我煮的，粗茶淡飯都能講成山珍海味。我想起認識之初，兩人都沒有多餘存款，我要照顧罹癌的媽媽，標靶藥物可是要自費的，龐大的醫療費用即將把我擊垮。你則是公司行銷部門的主管，雖然薪水多了我將近兩倍，但你也需要上繳生活費給年邁雙親，還有那台工作好幾年也買不起的寶馬，偶爾也需照顧公司的員工。這樣拮据的你，仍然願意幫我負擔照顧家人的開銷。而且善良如你，總是靜靜地陪伴在我身邊，一起吃稀飯加地瓜籤，也度過餐餐泡麵的日子，正因為從前苦過，我願意為你做更多的付出，正因為世界冷漠，才更彰顯彼此的熱情。

然後我走進電梯，嗅到空氣中一絲藍風鈴伴隨英國梨的香水味，那是專屬筱萱的味道，別人都是實實在在地塗抹一種香水，只有筱萱，混搭兩種不同國家進口、不同廠牌混搭的味道。我還記得從前和筱萱在電梯聊過天，討論過香水這件事。我覺得香水就是要鍾於原味，讓它最原始的樣貌清楚呈現，那樣的味覺才能使人牢牢記憶住，如果擔心和別人撞香，那就選擇國外進口，有別於國內的獨特味道。另外穿搭的衣服如何洗、如何曬也是一門學問，如果衣服有異味，也會阻擋香水的本質。我洋洋灑灑講出長篇大論，正自喜於自己對於香水的專業領域，而筱萱只是鬼靈精怪的吐吐舌頭說，女人最少要有兩種樣貌，不僅僅是工作與生活要擁有兩種樣貌這麼簡單，而是工作與生活分別都要各擁有兩種樣貌，且香水亦同，當時我還在思考這句話的涵義時，筱萱語畢便踉蹌跌出電梯，我倒也忘了這套理論。

思緒回到現實，這次電梯重逢，我又想起筱萱的香水學，正想請教一番，而筱萱卻活靈活現的吐吐舌頭打斷我，聊起彩寮漁港的龍蝦與海產，還說那裡的龍蝦別有一番滋味，而且還有代煮服務，

上次嘗過一回，就無法再吃其他地方的龍蝦了。看著筱萱笑得燦爛，一對雪乳因燦笑而晃得厲害，酒窩裡帶有餘香，彷彿龍蝦的味道都泛出嘴來，我連忙請教店家位置與導航路線，掐指一算，扣除開車來回時間兩小時，師傅現場烹調時間半小時，還有一個半小時的時間能搶先回家梳妝打扮，衣櫃裡有上次精心準備的性感睡衣，無人知曉，在夾層中靜靜地躺好。我仔細衡量這麼早回家把身上沾染上一堆油煙味，花兩個小時準備食材與烹煮，耗費大半體力，再迎接你的歸來。還是花兩個小時輕鬆駕車，等候別人做出佳餚，保留體力，讓自己鍾於原味的香水，肆意的征服你的馬蹄。我還在兩難中徘徊，難以抉擇，筱萱只是歪著頭俏皮說：「龍蝦還是別人煮，不要髒了自己的手」。說完又是踢到電梯夾縫，差點兒跌出電梯。

路途其實有點遙遠，令人疲憊，畢竟這樣的車程，也不是我這樣的女子可以駕馭的。我索性搖下車窗，讓窗外的涼，恣意輕拂我的臉龐。我哼著歌謠，舞著旋律，讓自己足以應付這樣的車程，我在心中暗自咒罵筱萱這個迷糊鬼，出這個餒主意，提早兩小時回家不是很好嗎？小睡片刻再起來準備食材也還游刃有餘，開車往漁港的路上雖然筆直，但畢竟還是得勞心費神注意眼前車況，現在連電動車自動駕駛也不安全了，更何況是突發狀況時肉眼的反應，更需留心。突然，停等紅綠燈時，一個走路搖搖晃晃的阿婆，就直接暈厥似的倒在我面前。唉！世風日下，我上次才讀到北京地區方言用語，這就是所謂的碰瓷吧！不不不，阿婆既沒有碰到自己的車，離自己的車也還是很遠的距離，而且萬一沒人看見她，那不是白做工嗎？萬一阿婆是真的暈倒了，這條漫漫長路上會有人注意到她嗎？我思量是否要扶倒地的阿婆，是不是應該把車停在路邊，幾分鐘的時間，只要叫個救護車，豔陽下把後車箱的傘拿出來替她遮陽。不不不，萬一最後阿婆死了，她的家屬悲傷欲絕，情緒找不到出口，且現場找不到監視器的情況下，硬賴是我撞的，那不是公親變事主



嗎？瞬間，綠燈亮起，我緩緩起步，眼角再瞄了一眼一動也不動的阿婆，心想，會有好心人去救阿婆的吧！

後來，我順利依照筱萱即時通訊軟體的連線，從中給的指示，提供的座標，順利找到傳說中不吃則已，一吃便成主顧的龍蝦代煮店，這色澤的確難以挑剔，店家提供非常舒適的環境給龍蝦們居住，雖然價格驚人，但你終於從遠方出差回來，這一別便是好幾個禮拜，是該把最好的留給你。於是我翻開長夾，從夾層拉鍊裡抽出一好幾張摺疊良好的千元鈔，那是省吃儉用，專門要給你驚喜時的備用金。然後，拎著那袋豐盛的龍蝦大餐，一路狂飆，把驅車時間硬是濃縮成一半，只為了將熱騰騰的龍蝦鎖住原味，你最愛原汁原味了不是嗎？於是，我很快回到兩人共築的愛巢。

我沒有多買停車位，唯一的一個停車位是為了讓你出差回來有位置停，我寧可停在戶外停車場，多走一段，好讓回家前的幾分鐘路程能做一個與你相處的想像，然而我聞到一絲不詳的氣味，那是陣如果出現在別的地方無傷大雅的味道，但在這個有著特殊木製地板的長廊，在這個大廳都用最高級水晶燈的大廈，不安感頓時襲上心頭。我不禁加快腳步。我們家的大樓有四座電梯，我突然發起神經質，按了每座電梯的按鈕，像隻沒有禮節的小狗，往裡面都嗅了嗅。玄關前，我仔細檢查鞋櫃後，並沒有不屬於這裡，多餘的鞋。我想起，當初認識你，相知相惜，就是因為在這冷漠無情的世道裡，看見了一盞光明，一盞無處躲藏的熱情，而這股熱情，是獨屬於自己，你曾在婚禮上立過誓，對於彼此愛情堅守本分，誓死不移。一直以來你也是恪遵這份誓言，將我照料的淋漓盡致，是啊！在這冷漠與偽善交雜，閒話與謊言交織的世界，每日東奔西走，為了生活而五斗米折腰，跟這些戴上虛偽面具的人打交道；為了照顧罹癌的母親，已經被經濟壓力壓得喘不過氣。但這些看似繁文縟節的雜事因你的存在而渺小，再累、再辛苦的一天，只要能跟你連上



視訊，疲勞便煙消雲散；再無奈、再寂寥的一天，只要心中有你，便撥雲見日。

終於，我小心翼翼推開門扉，映入眼簾的是令我驚懼不已的畫面，一個大男人，正穿著充滿童趣的圍裙，左手拿著鍋鏟，右手持著一本食譜，正細細端詳。你的面容專心且認真，像極了初見之時，那雙炯炯發亮的雙眼，你總是對這冷漠的世界充滿熱情，路上有人跌倒也會去扶，絲毫不擔心被誣賴的可能；你總是擔心下屬們工作做不完，有時候還會攬在身上做。你就是這樣的一個人，才會深深地令我著迷，有些時候，人與人在一起就是因為互補，我的獨善其身，正好與你的兼善天下鑲嵌，我也總是認為上蒼就是要派一個人來拯救自己，而那個人就是你。在廚房裡，我們盡情的嘻笑打鬧，不小心，那袋美麗且充滿香氣的龍蝦被重重摔在地上，我從美麗的幻境中醒過來。

終於，我小心翼翼推開門扉，那袋美麗且充滿香氣的龍蝦被重重摔在地上。我的眼神無處安放，撲鼻的是獨特藍風鈴伴隨英國梨的香味，我突然感到一陣噁心想吐。筱萱正把食物用筷子親手夾進你的嘴裡，那是你最討厭的黑木耳，但你卻吃得津津有味。你是何時回到家的，離你驅車返家應該還要一個半小時。廚房的抽油煙機則有剛關掉的回音，筱萱只俏皮地對你說了句：「菜還是要自己炒來，才對味」。她腳裡穿著嬌小可愛的平底鞋，踩在我早上出門才拖好的地板上，彷彿猖狂的述說連鞋都不用脫，狂妄的侵門踏戶。身上著的是我剛買回的桃紅色睡衣，胸口開岔到肚臍眼，我不知道她是從哪裡找到的，又是如何不禮貌的翻找我的物品，甚至還穿在自己身上。不知為何，我腦海中突然閃過上次在樓梯間，那位離職的清潔婦在馬克杯事件之前，曾為了小事與筱萱爭吵，筱萱只是嘟起嘴淡淡地拋下一句「無所謂，反正妳就快要離開了」。我眼睛瞪得極大，呼吸急促，瞳孔不知是因強光或血壓急遽收縮，感覺天旋地



轉，嘴唇顫抖著想極力擠出一句話，卻只是任由上下排牙齒撞擊而無法作聲，我覺得世界就要崩塌了，這時候得有人接住我，不然我就會跌入萬丈深淵，再也爬不起來了。此刻，我就像前往漁港前路上遇到的阿婆一般，期待著一雙熟悉且溫暖的手，承接住我。不，只需施捨給我，那一丁點的，你平時幾分之一的良善就好。然後，一陣清脆作響的碰撞聲，隨著畫面趨於黑暗，我再也不記得了。

「她只專注於工作忽略了枕邊人」、「難怪鮮少聽她開口講話，原來是因為家庭不和諧，也沒什麼事情能分享」、「她就這樣離開公司，或許也是一種解脫」。關於我的各種閒言閒語被公司同事傳了一輪，竟無人為我說一句話，而筱萱早已熱淚盈眶，被公司的同事們安撫著，「通姦除罪化了，筱萱妳不要難過」、「民法比不上刑法，我認識的律師可多了」、「都是他隱瞞已婚事實，而她也沒有盡到管束的責任」、「妳們只是在吃飯而已，怕什麼，難道沒有交友的權利嗎，肚子餓不應該吃飯嗎」、「又沒有滑進摩鐵」。筱萱也是楚楚可憐貌的點點頭，不發一語隔了許久，好不容易，才擠出一句話。「可是，聽說她精神出了問題，腦袋也不靈光了」，筱萱倒是說出了具有同情心的一句話，如同當初在大家面前關心清潔婦一般，雲淡風輕，卻又不失禮儀。「那是她抗壓力太薄弱了。」同事們紛紛以這句話結束關於我的話題。而筱萱還是筱萱，我已不再是我。





自我介紹:

高雄仁武人。希望這個世界可以一直更友善，對動物，對他人，對自己。

得獎感言:

明年待續。

林雨諄






散文之所以為散文

小說組第二名

99 級中文系校友 林雨諄

文學碩士班畢業後數年，我還是不太明白什麼是散文，是把自己的身世記錄下來，把觸擊到生命的事件，用完美的敘事語調寫下來，就是散文嗎？按文學抒情傳統來看，扣除掉理性，扣除掉情節，剩下的認知、智慧、情感、感受，能不能成為一篇好的散文，我並不知曉，自己沒寫過什麼散文，老實說，讀的也少，大學四年、碩士四年接觸到的，似乎也有限。可能一直覺得要認識這個世界，以二十一世紀 20 年代左右的現代，電影影劇、動畫漫畫、直播聲播、簡短視頻、臉書 IG，直接傳輸給我們的東西，更直接明確，也更真實。散文這樣的東西，幾乎不能夠傳「真」了，有太多東西可以取代真實世界的「真」。那麼唯一剩下的，就是聲光效果不能夠捕捉的內在感受、意識等這樣的東西。也許散文最終就是走向傳遞情感一路，像一封想要寄出、卻不知道心儀對象是否願意接收的情書（當然是否收到，也許其實並不是很重要）。而且如果可以，這樣的散文實驗，能夠剔除「情節」這個東西是最好不過了，因為太多的情節，實在太「小說」了。與其說散文與小說之間有所區別，更不如說兩者之間有一些「相似性」，這個重疊的相似性讓他們彼此交疊、穿梭，像現在許多美少男角色扮演的長髮妹紙，有時候甚至無法讓人辨識雌雄真偽。


結束了和芽子近 8 年的交往後，陸續以她為原型，寫了類似村上春樹《挪威的森林》的短篇小說，芽子的高中、大學與研究所時期（即使她未曾就讀過碩士）一共用了將近 4 萬字的篇幅。這和愛不愛她並沒有直接關係，但畢竟是真正的初戀，且同居過一段時間，在情感上也是論及婚嫁（但我當時的經濟狀況並不允許），對於



她的神形、血肉、性格、靈魂，這樣本質的東西，我覺得我該比其他人知曉得更深，除了她後來結婚的先生，我就不敢保證了。

芽子 30 歲時嫁給了大她三歲的書記官阿諺，前陣子聽她說要準備離婚了，因為她並不想和公婆住，雖如此但仍和阿諺保持交往的關係，每個月大概會碰面一次。後來也確實離婚了，芽子連她在法院的工作都辭掉了（國考考上兩次，第二次考回高雄，年資超過 10 年），我再遇見她，她一如往常的像我們要分開之前的那樣厭世，與這個世界的連結像遠離大氣層所漸漸缺乏的氧氣而稀薄。不知道是不是錯覺，我甚至覺得她對於外界的聲音有些神經質，她可以不需要聲音。

關於芽子可能是一個怎麼樣的人，也許連她自己也無法知曉，我想要透過書寫小說的方式，將她真正存在這個世界的本質素描下來。再過 10 年、20 年，她會只是個中年婦人，走在街上不會再受到男士的注目禮，也不會有人對她的愛情感到任何興趣，所以和她交往多年的我（以現在這個書寫的時間點，她先生只和她交往 5 年左右而已）幾乎是有責任、有必要的把她完成，這是我對她那段殉身無悔的陪伴僅僅能回饋的事。當然故事裡的芽子，並不等於就是她的全部，甚至在情節當中，也許不到 20% 是與現實世界相符合的（是否由我說了就算數呢），不過我對於芽子的認識，或者是說對於她人格上的期待，會透過書寫的濾鏡，將芽子成為文學上的美學。我期盼我能夠做到這樣，即便她現在是個偏消極厭世之人，但不是的，從前的她不是這樣的，15 歲的她，21 歲的她，27 歲的她，都不是這樣的，我清楚明白。我必須要還原那個心智與靈魂尚未產生質變的她，最無私奉獻、與世無爭的她，確確實實的生活在這個世界上、活在我的生命裡。必須最少要是十多萬字的文學小說篇章，記



錄下來的也不會是我對她、或她對我的愛，而是讓她以另一種形式，活在另一個適合她的故事裡，唯有這樣才能夠將她的靈魂保存下來。


我在想這樣的事，散文能不能夠做到，或者是說兩者做到的面向不一樣，但小說的篇幅長，能夠書寫下來的神形、血肉、性格、靈魂便較為豐富，如生命之樹的根鬚無限蔓延擴張。散文能夠保留的是極簡的形式、情感的剝寂，或是有節奏的慢板。這是我的理解。芽子之於我生命故事的篇章太長，也是一個根本的原因。

芽子真的存在過嗎？有時候連我自己都懷疑，為什麼有些東西可以忘得一乾二淨，還是說這才是人類一生的本質——過濾、洗淨、忘卻。人真的可以活在一個完全架空的故事當中嗎？


芽子的故事暫時沒了，她離開我後，我遇見了 mei。相較於從未交往過的 mei，也許一個段落，我就能夠將她交代完畢。

現在已經不愛了，但我想起當時愛上 mei 的時候，那種盲目近乎自我催眠，或者該說這就是愛情的本質，賀爾蒙催情素不斷的告訴自己有多愛這個人的全部。那時就算她是個槍擊要犯，我應該還是會愛上她，盲目的合理化，好像沒有辦法不愛這個人，不管重來幾次都一樣。或許在故事裡，她真正就是個槍擊要犯呢？

那時我剛從學校離開，也快 30 歲了，沒有存款，月薪 3 萬，和交往快 8 年的芽子分手過半年，才對大兩歲又冰冷美麗的 mei，有著某種一廂情願的癡情。愛上一個人不用找任何理由，愛上了就是愛上了，每天在辦公室坐在前面位子的她，頻繁且友好的互動，實在讓



人不得不的陷入斯德哥爾摩症候群，每天因為她而神傷、患得患失，告白示愛後求而不得，又拼命的想討好她，我說服她，請她不要拒絕我，也不用答應我，在情感投射上綁架我就好了。多年後我在想這會不會是偏執的偶像崇拜、追星的執念狂熱。當下不得不的愛著她，生命中扣掉她之外，就沒有任何寄託了，誰都不是，誰都不可能，誰都沒有資格，就只有 mei 有這個本事，冷靜的她舉止溫柔，在我眼裡完美的她，在多年後卻從一些人的口中聽聞，性格雙面的她善於接近權利並成為核心的一員，不參加沒有益處的社交，沒必要的場合，會在適當的時候離開，過慣獨自的生活。這些我都明白，患有心臟問題且家貧的她，在高中時期被迫與家人分離，成績好的她大概也深受影響，沒辦法專心讀書，投居在友人籬下，用她自己的生存方式存活。即使我並不愛她了，但我仍然覺得我自己可以理解 mei，至少我並不想用苛刻的眼光看她。許多朋友為我抱不平，說當初她就不該跟我示好，說自己沒有交往對象並和我曖昧，最後卻又選擇了那個對象（過了幾年後也分手了，mei 有帶他參加過我學姊的婚禮，學姊說是個其貌不揚的人，看起來不搭不配的。我心想竟比不過這樣的人呵）。深陷的我不得不獻媚討好，每天情話，週週送禮，搞得上班沒有上班的品質，下班又極度嚴重憂鬱、忌妒與神傷。朋友的不平我多少能理解，但我更同情被我愛上的 mei，我想她躲也躲不過，只能夠走一步算一步，見招拆招吧，是我用追求她換來她對我的注意，偶像崇拜就是自己因對方的一次注意、一個眼神，連命都可以抵上去的。



我也寫過一個一萬兩千字的短篇小說，試圖把 mei 保存下來，但數年後回頭看，因為對她的陌生，導致對她的想像多處失真，許多發生的情節不再熱切，只有自己的情感面一分一毫的被我自己書寫記錄下來了，我怎麼愛這個人，我愛的感受是什麼，我怎麼應對與

接受得不到的愛，都讓我寫下來了。有些情感已淡然遺忘，有些事件不再追究，對 mei 的想像猶如所有未發生的愛情那樣千篇一律。也許愛情就是這樣的東西。

未實質發生過的，就不算愛情嗎？亦或愛情的本質，本來就是一個想像出來的天堂，是曖昧的、魔幻的、虛無的，即使沒有發生過任何事情，愛情依然存在（這竟是愛情詐騙匯款最核心的要素）。一個人會經歷過多少未曾發生過的愛情呢？在一部電影或一部劇結束而淚流潺潺、不能自己的情緒張揚裡看見的，會不會就是自己心底被觸擊到最深的愛情？僅在發生的短短一瞬，即是永恆。

如果芽子、mei 都是虛構不存在的，那媛呢？是否又是一部極短篇章的小說，在沒有起伏的情節當中，寄託可能存在過或不存在過的，情感？如果事過境遷，媛就會成為一段時間的紀實刻度、一個稱不上是愛情故事的代名詞。就像有整整一年的時間，我覺得我這輩子最愛的就是想愛但仍愛不到的媛，在她選擇了別人而沒有選擇我的半年來，沒有一天不悲傷，沒有一天不沮喪，沒有一天不酒醉，沒有一天不哭泣，覺得人生好像失敗了一場最重要的試煉，好像這輩子所有努力，都是為了讓這個人在這一刻愛自己、選擇自己，卻又再一次的落選。

和媛最近的一次，我們開車到三地門用餐，算是一個心意試探的約會。那天確實是個很棒的約會，相偕走在半山腰的景觀餐廳，風從綠意山林吹來，她的長髮因風而起，我們談著彼此沒有對象的單身。回程時，她忽然提起上一段感情的事，媛欲言又止，難以啟齒的說有一些事情也許會改變我對她的看法。第一時間我就有猜到，問她是不是人工流產。媛高中時與大他 4 歲的男友交往，到去年共



維持了8年。能發生的都發生過了，被劈腿，前男友哭著求原諒。這已經是流產後的決裂事件。對方還染上了病，傳染給了她。媛和我說當時她覺得自己很髒，別人的愛情都很夢幻，自己卻遇到種種愛情的不堪。走進診療室，醫生的異樣眼神與冷漠，都讓她覺得羞愧難堪，那次醫生連提都沒有提，在媛沒有預期的情況下幫她做了刮宮治療。坐在副駕駛座的她和我說，痛得沒有辦法描述。一邊要接受感情的背叛，一邊要和前男友共同治療，她努力開朗得承受所有陰鬱委屈，對自己的家人三緘其口。

聽到這些突如其來的秘密，我知道我陷入在她對我的無盡信任裡了，否則她不會對我說這些藏在地窖最陰暗的心底話。媛知道我是可以信任的，無論我和她的關係為何。這些秘密像沾了蜜糖的手銬腳鐐，讓我心甘情願的被銬牢，我知道媛可以值得更好，她不該被這樣對待。我願意用餘生守護一盞曖昧不明的燭燈。

這次約會的一個月後，媛有了決定，和L先生交往了。我和媛是生活圈的友人，所以很常見到，聽她分享和L先生的熱戀，聖誕節吃築間牛肉鍋，跨年到鯨魚河岸看煙火，媛問我情人節送L先生CK的內褲會不會很奇怪，問我雞精好不好喝她想送L先生（因為和他玩手遊玩到天亮），分享她想去泡溫泉的心情，分享前男友因為當爸爸了最近要舉辦婚禮，分享生活中的種種一切。我默默聽著，媛將我送她的手機殼（印有和她單獨去山地門拍的測影）每天都攜帶使用著，我們的關係大概就僅限於此。我知道她喜歡的東西很多，我只是其中一種喜歡，但就沒有更多的喜歡了。

聽的當下我並沒有感到難受，更多的是她所分享的喜悅、單純與快樂，不過寂寞就像一劑注入心臟、隨時讓人瘋狂死去的藥，我沒




有任何可愛的人，眼前的媛就是最好、最完美。我曾寫下語錄字句：「如果我們找到這輩子最愛的人，事情就簡單多了。只要一直等到她就可以了，等多久都沒有關係。反正我們也只想愛她，沒有別人。至少現在是這樣。」在 IG 獲得了 1000 多個讚。還有另一段：「這些悲傷，經常讓我忽然大哭，但不知道為什麼，我特別喜歡這些走著走著的大哭。原來，只要是和妳有關的情緒，再多糟糕，我都喜歡，我都願意。」我一直記錄著或許是我、或許不是我的點點滴滴，用新身分發文，隱藏了我的性別，有 56% 的讀者認為我是女性，這樣的認知讓我也看見了陰柔雌性的自己，我一直都是這樣的人。

你的分享，感受，秘密。
你的依賴，習慣，訊息。
你的喜好，美食，旅行。
都是你的喜歡，包括我。

也終於明白，你從未真正愛上過我。

如果這是小說情節，那也許就能把一些事實給藏在這個虛構的技法裡，我討厭寫散文的原因是，討厭情感的自我揭露與事實探究（雖然這兩者恰好也是散文抒發己意、保存史料的最大優點）。而且最好只書寫過去式的事件，現在進行式、未來式等正在蔓延發生的事情，最難以捉摸，情感尚未終結，事實無法一語論定。

就像我和媛的事情吧，一切都還沒有個定局，我也還沒有離開有她的故事，但我希望下次提起時，能夠繼續敘說她的故事，無論是用散文的方式，或是小說。散文之所以為散文，就是希望在有限的



篇章，把一件事、一份情感做個定奪，我為此活得很痛苦，所以我
想要這麼做，在我還活著的時候。



薛閔勻

自我介紹:

我是屏東大學應日系四年甲班的薛閔勻，個性相較於一般人比較偏向自卑跟勤勞，小說一直是我從小到大的興趣，在我國小三年級就開始接觸寫小說了，平時也會閱讀一些書籍跟文章，最喜歡的台灣網路作家是晨羽，平日裡也喜歡寫歌跟唱歌，很高興這次有機會能參加學校的比賽。

得獎感言:

看到名次的當下真的覺得自己在做夢一樣，因為一直覺得大學的學生都非常成熟，而且大部分的人即便不是愛寫小說或是很愛閱讀，其實只要作文寫的不差,文筆都還不錯，內容只要不要太偏離邏輯，其實我認為都是好作品。

這次的作品其實是參考一首名叫從前說的歌曲，我很喜歡這首歌的歌詞跟旋律，所以就決定以這首歌為背景寫一篇短篇小說，前後也是修改了很多遍，希望能透過文字的力量將這首歌的故事詮釋清楚。



再見

小說組第三名
應日系四甲 薛閱勻

愛的奮不顧身，離的頭也不回。

繁忙的辦公室裡傳出陣陣打字跟翻閱紙張的聲音，公務人員各個埋頭苦幹，全神貫注地盯著電腦及桌面上的資料。黎童汐剛解決完上級指派下來的一份企劃案，疲憊的揉了揉有些痠痛的肩膀，瞄了一眼五分鐘前來自男朋友林以辰的一封訊息。

「這星期的假日臨時有工作，不能回去找妳了，抱歉。」

她毫不留戀將手機的通知系統關掉，繼續從抽屜裡拿出其餘還尚未解決的企畫書，打開水壺仰頭喝下幾口水後再度投入窒息的工作中，只不過方才還炯炯有神的雙眼，此刻像一顆墜落的繁星一般失去了光亮。

黎童汐與林以辰原本是大學同系的前後輩關係，兩個人是透過彼此的直屬而相識的。同樣喜愛音樂的他們很快就打成一片了，偶爾私下還會相約一起去聽鋼琴演奏會和音樂會，分享彼此對表演的感想。

儘管兩人相當投緣，但出身背景卻是截然不同。黎童汐是出生於小康家庭，母親在她出生不久就因病過世了，父親則是在派出所當一名警員，父女兩人相依為命，情感相當緊密；林以辰的父親是商業界赫赫有名的大公司老闆，母親擔任其助理，生活上過得非常闊綽，上下學由轎車接送，一日三餐都是山珍海味。



林以辰當初追求黎童汐的時候十分用心，不僅私下調查對方喜歡的東西以投其所好，也會在特別的節日或對方的生日準備驚喜，會帶黎童汐去餐廳吃大餐和挑選禮物，甚至會寫一首專門為其所寫的詩送給她。

他為她所做的一切幾乎滿足了全天下少女對愛情憧憬的模樣，絲毫找不出任何不完美的地方。林以辰會記得黎童汐生理期的日子，適時的叮囑她的飲食；他會因為擔心黎童汐打工的下班時間太晚而親自去接她，直到對方進門才會離開；會隨身備著藥品跟創口貼，讓黎童汐跌倒受傷時第一時間能擦藥。

林以辰甚至買了一對情侶手鍊，傻傻地對著黎童汐笑著說這是我們兩個命中注定的證明。

當黎童汐答應與林以辰在一起時，周圍的朋友都露出不可置信的眼神，一致感嘆道：「我以為小汐喜歡的應該是內斂沉穩型，想不到最後跟開朗活潑的學長交往，到現在還是覺得很神奇。」

其實這個問題黎童汐私底下也曾獨自想過，林以辰分明與自己以往欣賞的對象類型截然不同，但她依舊被他身上的陽光特質吸引目光，融化在他給予的溫柔鄉，甚至有過此生就這一人的想法。

或許，愛情裡本來就沒有所謂的天生一對吧。

兩個人在大學時度過了一段甜蜜的時光，不需要顧慮生活，不在意旁人的眼光，不用為了現實而妥協。林以辰在大學畢業後被父親調



到自家北部的分公司工作，雙方開始了遠距離戀愛，儘管如此，黎童汐還是會主動北上前去見林以辰一面，林以辰則是每天會抽一個小時與黎童汐視訊聊天，向她分享自己的日常瑣事。

那時候，單純的我們總以為收集的車票可以換一個有兩個人的未來，認為堅定的愛能縮短貧富世界的差距。

這個狀態僅僅維持了大約一年左右，她就從電視新聞報導得知，林以辰的父親為自己的兒子找了一樁門當戶對的婚事。林以辰還與他名義上的未婚妻一同出席活動，兩人牽著手站在聚光燈之下看起來就像一對相愛已久的夫婦。

那一瞬間她突然覺得自己就如同劇場裡的表演者，他們之間所發生的一切只是導演安排好的情節，當這一場演出謝幕後，林以辰瀟灑地轉身就走，僅剩她還獨留在故事裡，將台詞的誓言信以為真，沉醉在對方眼裡演出的深情。

林以辰當天晚上就打電話向她解釋未婚妻的事情，澄清自己跟聯姻對象完全沒有任何關係，完全是父母私下替自己安排的，得知消息的當下他立刻拋下工作馬不停蹄地衝去父親的辦公室質問，也表明自己已經有另一半的事實。

「小汐，給我一點時間讓我處理，相信我好不好？」

黎童汐聽著對方急切的聲音沉默了很久，內心五味雜陳，思緒亂如毛線，淚水在臉上錯縱交錯，最終她還是對著電話另一頭的林以辰回了一句好。



這一刻，她選擇了相信自己深愛的男孩。

可是自從那天之後，林以辰就不曾南下與她見面，總是兩人約定好後，林以辰便會在前一天因工作而變卦，起初黎童汐還會強迫自己要體諒他，到最後面對對方這種失約的行為，她已經從原先的失落麻木到無感了。

除此之外，接連幾次的視訊電話都打不通，訊息同樣是隔好幾天才會回覆，儘管黎童汐主動問起，對方也總是回答的含糊不清，讓她有種被敷衍的感覺，倘若自己再追問，林以辰就會有些不耐煩的掛斷電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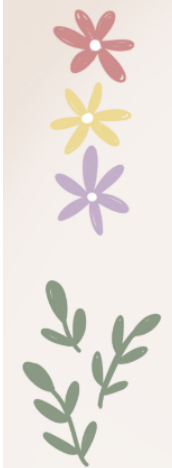
其實黎童汐本身並不是那種喜歡一直黏著伴侶的女孩子，打從兩人開始投入到職場後，雙方都理解彼此都有自身的生活要忙碌，所以並不會像熱戀期時總想著卿卿我我，只是林以辰經常失聯，讓黎童汐心底的安全感漸漸流失，每晚睡覺都忍不住因對方輾轉難眠。

她第一次對自己的選擇沒有了信心。

「他又不來了？你們不是上個月就先約好了嗎！」

向以喬略帶不悅的皺起眉頭，一雙大眼裡充滿了不可置信，手緊緊的捏著塑膠湯匙，頗有要把其捏斷的架式。反倒是當事人比她還要冷靜，語氣平淡的幾乎沒有任何情感起伏，彷彿在說一件與她無關的事情。

黎童汐慢條斯理的咀嚼著手中的漢堡，另一手點開自己跟林以辰的



聊天室介面，絲毫不避諱地拿給對面的好友，向以喬慢慢的往上瀏覽兩人的對話紀錄，發現他們每一次的聊天幾乎都隔了快要一個星期，即使黎童汐已經提早一個月詢問過林以辰了，對方也是到今天才抽空回覆，向以喬越看心裡的怒火燒的越旺盛，她邊緩緩搖頭邊不客氣的指責：「林以辰完全就沒有在尊重妳！太過分了吧！這樣持續多久了？」

「從之前未婚妻的新聞出來後到現在，起碼也有快要半年了吧？」黎童汐垂下眼眸，臉上再也沒有當初與林以辰相愛時的容光煥發，有的只剩下強迫自己接受現狀的無可奈何。

遠距離戀愛一直是所有戀人最害怕的相處模式，因為彼此看不到也摸不著，如果沒有相對的信任跟持之以恆的聯繫，很容易就在各種猜測跟爭吵中慢慢淡掉感情，尤其是又出現冷戰的話，更是讓原先就惡劣的情況雪上加霜，談戀愛的兩個人會逐漸忘記最初相戀時的模樣，最後只好以分手收場。

愛情就如同一朵需要好好守護的玫瑰花，細心照料便會盛開結果，反之則會在枯萎及凋謝中惡性循環。

「不想再繼續過這種患得患失的日子了，我打算親自見他解決這件事情。」黎童汐用手撐著下顎，望著窗外藍天白雲，聲音有些微微地顫抖，淚水從逐漸嫣紅的眼角安靜的淌下，溫熱的感覺一路傳遞到心底，卻無法溫暖已經心灰意冷的靈魂。

離別其實並不可怕，只是我們都未必有勇氣成為先說再見的那個人。



晚上十點整黎童汐再次點開自己跟林以辰的聊天介面，最新的一則訊息還停留在下午兩點，是她想要詢問對方是否能打通電話聯絡，自己有很重要的事情想跟他討論，但直到現在依舊是未讀的狀態。於是黎童汐決定放手一搏，直接撥通林以辰的手機號碼。

電話接通的那一剎那，黎童汐忍不住倒吸一口氣，略帶驚慌的開始思索著措辭，煩惱之際，對面另一頭傳來了一陣清脆又溫和的嗓音：「妳好？要找以辰的話，他正在洗澡喔。」

是一個女孩子的聲音。

黎童汐身子微微一僵，腦袋頓時喪失思考能力，抓著手機的手有些拿不穩，她不斷的大口深呼吸，想要強迫自己冷靜下來，無奈卻徒勞無功。對面的女孩並沒有看見黎童汐此刻痛苦的模樣，只是淡淡的笑了幾聲，溫柔的詢問道：「是黎童汐嗎？以辰的女朋友？」

語氣分明是疑問，但卻句句肯定，黎童汐甚至隱隱之中聽出對方有些諷刺之意。她也沒有打算避開這個問題，大方的承認自己的身分，接著開門見山表明打電話的來意，然而女孩並沒有如她所願，而是突然問了黎童汐問題：「我想問妳，妳認為一個成功的男人最需要什麼？」

「妳想說什麼？」

「以辰是林家未來公司的繼承人，妳認為自己能幫助他什麼？更準確的說，妳覺得自己哪一點可以跟他平起平坐？」

「所以未婚妻小姐是打算向我宣示主權嗎？」




「不。」女孩有些高昂的口吻赫然低沉下來，與方才單純的樣子判若兩人，她冷冷的向黎童汐道出方才疑問的解答：「他需要一個可以站在背後幫忙的女人，而不是只能待在地下的戀人。」語畢，女孩等待著黎童汐會如她所預料的那樣歇斯底里，想不到黎童汐僅是平淡地回了一句：「那這男人也真是沒用，居然需要靠女人才能襯托自己的能力。」

「小姐若是想要成為林以辰的附屬品請便吧，但麻煩別把全天下女性拖下水。」

對面的女孩似乎被黎童汐的話嚇得措手不及，好一段時間都沒有回應，黎童汐甚至以為對方惱羞成怒之下掛切斷通話，還把手機拿到眼前確認幾次。良久，她終於聽見對方有些小心翼翼地開口：「那妳這次打過來的目的是什麼？」

「我已經失去他了，不能再迷失自我了。只是單純想要放過自己，所以打算親自跟林以辰當面結束我們之間的事情。」黎童汐疲憊的靠在身後的沙發上，閉上眼揉了揉有些發痠的雙眼。對方大概是聽出自己語氣裡沒有想要堅持下去的意思，沉默了幾分鐘後給出了一個時間跟地址，讓她準時到現場，剩下的黎童汐自行處理。

黎童汐掛斷電話後，從冰箱端出一盒生菜沙拉，肆意在上面擠上千島醬，拿著叉子叉著一片片蔬菜，一口又一口的放進嘴裡，幾滴晶瑩的淚珠默默滴落，滲進了甜甜的沙拉醬，嚐出些許道不盡的苦澀，她艱難的用袖子擦去淚水，眼尾附近的皮膚免不了摩擦成一片紅，傳來陣陣刺痛，可是黎童汐彷彿失去所有知覺，依舊機械式的




將食物往嘴裡塞，偶爾禁不住咳嗽幾聲。

猶如掉出棉花的玩偶，需要用其他東西填充失去的部份，來逃離身體裡的空虛感。

愛情保存期限的時間，大概就是其中一個人決定不再愛你的時候。

女孩告訴黎童汐的是一家中式餐廳的地址，那是北部排行前十名的浪漫餐廳。天花板上吊著幾盞水晶吊燈，微弱的暖黃色燈光增添了些許的曖昧氣氛；地板則是灰紫色的純毛地毯，即使調皮的孩子亂跑也不怕受傷；椅子上細心地放上靠墊，讓顧客能隨時隨地好好休息。

整個空間的風格偏向幽暗和神秘，尤其是在天色暗下來後，坐在裡面還能一邊品嚐美食一邊欣賞窗外的星空。據說這裡還有個特別的傳言，只要夫妻或是情侶一起在這裡用餐，就能永浴愛河，白頭偕老。



而黎童汐此刻站在這家餐廳附近，冷漠地望著玻璃窗戶另一邊的林以辰以及他的未婚妻，兩個人都低頭吃著盤中的食物，幾乎沒有言語上的交流，偶爾的互動雖然乍看下相當自然，但隱隱之中透漏一種無法言喻的不自在。

大約不到十分鐘，林以辰就牽著未婚妻從餐廳走出來，抬頭與黎童汐對上眼的剎那明顯的僵住身體，他驚慌的鬆開一旁未婚妻的手，身邊的女孩並未多言，只是面無表情的在他耳邊低語幾句就離開現場往停車走。

「小汐，妳怎麼在這裡？最近北部的溫度有些低，妳穿這樣會著涼的。」

「我今天過來是為了把話說清楚，在這之後我就不會再出現了。」

黎童汐直截了當的忽略林以辰對自己的噓寒問暖，她緩緩閉上眼長嘆一口氣，胸口處沉悶的感覺讓她感到有些窒息，就好像是童話裡剛失去魚尾的美人魚，獨自躺在沙灘上咬牙隱忍雙腳上源源不絕的疼痛。

當黎童汐平復好心情後準備開口時，林以辰猝不及防上前擁抱她，他頭靠在對方的肩膀低聲啜泣，猶如是個受了天大委屈的小男孩，任誰看見都會忍不住心疼。可是黎童汐還是果斷地把人一把推開，下意識向後退幾步，鼻子發酸之際淚水也在眼眶裡打轉，可是黎童汐硬生生逼迫自己把眼淚吞下肚，嗓子止不住發顫地對眼前的男人道：「我們分手吧，林以辰。」

林以辰頓時不可置信的語無倫次，見黎童汐認真的神情變意識到她心意已決，隨即無助的向對方伸出手，雙腳順勢的邁步往前，見對方毫不猶豫的又往後倒退，他眼裡的受傷一閃而過，流著滿臉的淚水近乎卑微的請求；「小汐，我……我知道我做的不好，我還在學習如何做一個男朋友，妳能不能再等等我？」

「你現在該學會的是怎麼去愛別人，而我該學會的是如何不愛你。」

「小汐，求求妳，不要這麼殘忍……」



林以辰這回直接把黎童汐圈在自己的懷裡，不論懷中的人喊了幾次放開都不願意鬆開對方，他很了解黎童汐的為人，知道她不是一個會草率做決定的女孩子，所以一旦這次兩人分別了，就再也沒有機會相見了。

「清醒一點，林以辰，我們已經分手了。」黎童汐無力地放棄掙扎，她明白自己的力氣敵不過林以辰，只是疲憊的將方才的話再重複一遍。她感覺到林以辰的身子在哆嗦，束縛自己的力道放鬆了不少，黎童汐藉機掙脫他的懷抱，兩人再度拉開距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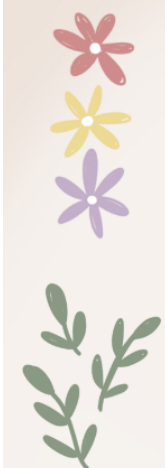
「林以辰，我們都對彼此失去信心了，你覺得這份愛還會有底氣嗎？」

留下這句話後，黎童汐將當初林以辰送給自己的手鍊扯下來，毫不留情的丟在對方面前，而後毅然決然地轉身離去，她不願再多看一眼林以辰，深怕自己引以為傲的堅強最後會崩塌在此。兩人的距離隨著黎童汐的步伐逐漸拉遠，如同他們伴著時間而消耗的愛情，最終只遺留下兩顆破碎的心。

「黎童汐，下輩子……我一定會娶妳的，一定會……」

黎童汐聽見身後林以辰帶著哭腔朝她大喊，可是她仍舊沒有回頭，而是苦澀的勾起嘴角，潸然淚下。

從前一句我愛你說的毫不遲疑，現在說聲道別需要不遺餘力。



三年後，黎童汐坐在自家客廳百般無聊地轉著電視頻道，恰好看到一則報導正在報導林家的繼承人準備與未婚妻舉行婚禮的消息，鏡頭前的男人一如既往地露出燦笑，身旁的女性與其十指緊扣，溫柔的對著台下的記者揮了揮手。

「在看什麼呢？吃點妳愛吃的蘋果吧。」一位男性雙手捧著小說，從繁雜的文字中抬起頭來，注意到桌子上的水果完全沒有動過的痕跡，乾脆放下手裡的書本，站起身用水果叉替黎童汐叉上一塊香甜的蘋果遞給她，漫不經心的瞄了眼電視上的新聞。

黎童汐接過男朋友手裡的叉子，沒有在那則新聞多做停留，僅是默默搖著頭，露出釋然一笑。

「只是看到以前一個朋友而已。」

這一世的我們無緣再見，下一世彼此若有緣自會相見。



楊雅婷

自我介紹:

我是屏東大學商業自動化與管理系二年級,天生不怎麼喜歡熱鬧,有時一個人也很好。喜歡看小說、追劇以及看電影,書中世界讓我體會不同的人生,用心感受人生百態。

得獎感言:

本身是個會想很多的人,人心和人性一直是道複雜的難題,加上沒有寫過這類風格的文章,便想嘗試寫一篇比較探討這部分的小說,成長及養育要結合環境、經歷和個性的種種因素,會使得立場與思想上產生差異,寫出不同世界的人,在相互拉扯之下是如何走到最後,結局又是如何,是一個很有挑戰性又非常有趣的過程





無人踏入的聖域

小說組佳作

商管系一甲 楊雅婷

原本捧住聖經的那雙手，從端正的胸前落到了大腿旁，以往 聖潔莊嚴的教堂改變了面貌，該照亮室內的水晶燈，此時失去了功能，牆上的藍色彩繪玻璃因黯淡的月光，成為唯一光線的來源，現在是夜晚，深藍色調為氣氛添上沉悶及憂鬱，搭配上沾滿各處的鮮紅，主色調原為米白色的室內，於此時顯得詭譎卻又高尚 美麗。在過去，中央的祭壇總是跪著祈求贖罪的人們，心懷愧疚與 罪惡的傾訴自己的罪行，由神父為此禱告，人們再滿心喜悅的接受神的寬恕，完成這場神聖的儀式，但現在出現在眼前的是，給人救贖的希望之光，與此處獻上鮮豔的祭品。艾伊金綠色的雙瞳微微顫抖，身上的衣服有些破損，還沾染不少塵土，他被不知名的人士襲擊，等到醒來已經過了三個小時，他發現自己被丟在室外花園的中央，還被麻繩緊緊綁住雙手。意識到事情的不對勁，艾伊想辦法掙脫束縛，多虧腳還能自由行動，他到工具室找了一把除草刀，割斷了麻繩，就急忙跑回教堂大廳。照理講這副模樣不應該玷汙這個聖域，但異常降臨的黑夜，宛如惡魔的低吟，試圖撬開他不安的開關，情況危急便無法管那麼多了，映入眼簾的景象，令他髮指。血腥的景象早在他小時候還住在貧民窟時，就不知道見過多少次，但地面上幾乎被艷紅浸染，椅子上東倒西歪，身著長袍的屍體們，還有祭壇十字架上，曾在身邊諄諄教誨的神父，所有人皆已沒有了氣息。艾伊有著極好的教養，以及多年的訓練，深吸一口氣壓下不知從何而來的怒火，平靜地仰頭注視著那翹起腳坐在祭壇上，似乎自帶光環的白色身影，撐在桌面上的手邊就是一顆死不瞑目的頭顱，雖然是疑問句卻有無法忽視的氣魄：「你到底在做什麼？」

「哼哼。」那人輕笑了兩聲，從祭壇上走了下來，每一步都帶著殘




破的血印，甚至還故意踩過妨礙他行走的手腳，艾伊似乎聽到不少骨頭碎裂的聲音，他望著不曾染上任何汙泥的純白，已經一去不復返。他可是上帝所賜予身分的僕人，身為中立且公正的執法者卻在此區犯下不可饒恕的罪孽，這個天使必將在地獄輪迴的苦難之中永不見天日。「你的眼神想表達什麼？」作為一直注視他的天使，當然知道艾伊心中所想，但對他來說，貶下凡塵或者永墮地獄這些都不重要，畢竟他其中一個繼續待在上帝身邊的理由已經消失在世界。被這些屍體害的。「你越矩了，而且無法挽回，亞爾。」艾伊眯起金綠色的雙瞳，他感受到強烈的壓迫感，這令他極度不適，雖然一直以來都是如此，但以往是不可侵犯的神聖，擁有天使獨特的高潔，不至於連恐懼都湧上心頭，這次卻帶著濃烈的殺意，即使他並未拉下和善的笑顏，那眸瞳卻流露著冬日霜雪的寒意，只要一眼便令他不寒而慄。他有些喘不過氣，感受到心臟正強烈又毫無規律的跳動著，不知是否因空氣冷峻，亦或者壓迫感的緣故，他的雙臂發麻，緊握的雙拳卻感到無力，站直的雙腿也微微發抖，幸虧身穿藍白色長袍，偶爾飄盪的外袍倒是不容易讓人察覺。

「啊，我的艾伊。」亞爾走到他的身後，從後方伸出手環住艾伊的脖子，手指輕輕拂過對方白嫩又脆弱的頸部，半帶氣音的低音在他的耳邊問道：「你知道，我是怎麼殺掉他們的嗎？」突如其來的惡趣味，艾伊閉上雙眼深吸一口氣，再次睜眼便直盯十字架上滿臉鮮血的神父：「其他人都是一擊斃命，但傷口很大，你是故意想讓自己也沾上那些血。」代表墮落的象徵。亞爾微微一笑，艾伊是想聽他親口說他是如何殺掉扶育他的神父。「也沒怎麼特別，只是嚇嚇他而已，然後再殺掉他。」不過殺了所有人，再把他釘在十字架上，光是這樣不曾在天使面前說出的咒罵和求饒的神父，也哭的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對於那張滿是神聖謊言的嘴巴，他只是稍微用把世人常用的小刀就輕易地割下，但即便如此還是能聽見神父充滿




劣質的噪音 環繞在耳邊。有些刺耳但還不至於忍受不了，隨後望向那雙見證烈火與死亡的黑眼正流著富含恐懼的液體，眼瞳中倒映出染血的自己，似乎有些礙眼，便舉起右手刺去。更尖銳的聲音響起，他並不打算讓痛苦持續下去，微笑著用小刀輕巧地劃過柔嫩的頸部，艷紅的液體像是破裂的水管內被縮限範圍的清水，爭先恐後的朝四處噴出。如此血腥的手法，亞爾一點也沒有委婉的意思，艾伊似乎還看到藏在陰暗血跡中的舌頭：「真是惡劣。」亞爾低下頭，望進那純粹的雙眸，冰涼的大掌捧起他溫熱的臉頰，手上未拭淨的血跡便這麼地染上他，亞爾回想起那個肆意妄為的惡魔，而現在終於知道為什麼他們會同時為此蠱惑。越是無雜質的寶石，越想摧毀他，一直以來他都無法理解克斯想這麼做的原因，對他來說陽光照耀下的美玉就應該小心翼翼地對待，哪有破壞的理由。不，與其說無法理解，更像是他藏起了這樣的邪念，刻意去忽略了克斯的豪爽。或許這就是為什麼他會成為天使，而他會成為惡魔的原因吧。事實上，選擇隱忍的生存者，內心深處往往是他人意想不到的暗潮洶湧，他便是如此，亞爾明白自己一定比克斯這個放肆的惡魔還要來的瘋狂。否則身為天使的他，不會和克斯接觸。打從一開始亞爾就不認為自己能夠站上頂層的世界，每一個慈祥又莊嚴的存在，暗示著他那可悲的陰暗面，越想遮掩越是破綻百出，致使他盡力的驅逐黑暗，隱藏自我而產生強烈的自卑感。所以亞爾羨慕又忌妒克斯可以毫不猶豫地展現他的野心及欲望，可本質上竟比自己還要良善，而他則是隱藏那些世俗的心情，不吝嗇的呈現善意給世界，成為人人稱頌的天使。但他現在可以卸下那些噁心的偽裝了。比玻璃彩繪還要美麗的水藍雙瞳，似乎因亞爾心境的轉變，原先平淡無奇的眼瞳，竟在此時變得熠熠生輝。所謂的摧毀並非是奪其性命，而是樂見於他伴隨自己一同墮落，當崩潰瓦解那刻迸發出的情感，那種純粹透露著閃閃發光且無法掩飾的光芒，才是最令



人心醉神迷的。但怎麼樣都好了，現在的他只想做跟克斯一樣的事情，就是將這唯一的白，染上永世無法褪去的色彩。「你知道的，是那群人濫用了職權處死他……明明他沒有任何過錯。」那群人不知道得到了誰的消息，知曉克斯的族人及家園被毀滅的過去，踏過無數的血戰及飲下的仇恨，任誰都能猜想他對遵從他的人懷抱著悔恨，即使他不曾表露過，但這勢必是他的禁忌，導致他在漫長無盡的歲月中幾乎都是孤身一人，雖然他與克斯的接觸有跡可尋，但他們不可能去觸怒天神的僕人。亞爾輕輕抱住他，語氣帶著無奈與沉悶，雖然他非常在意，在意到想要鬧到神界及地獄一蹋糊塗，卻講得像是被搶走玩具的孩童跑去和父母抱怨一般。艾伊原先的怒火瞬間便被他脆弱的話語給澆熄，他再清楚不過，也永遠忘不掉克斯在火焰中笑著對他搖頭，用著只有他能聽到的聲音，道著安慰的話語，以及在不可觸及之處，那無聲垂淚的天使。兩人第一次的相遇，便是克斯瞧見孩童時期的艾伊，面無表情地舉起水果刀捅向試圖搶劫他的男人的心臟，最有趣的便是小艾伊誤認為克斯也想要搶劫他，像個老練的殺手一般，將水果刀指向克斯，以極其冷酷的語氣問道：『同伴是嗎？』自此之後，克斯便對艾伊產生了興趣，然而持續追蹤惡魔身影的教會發現了沾滿鮮血的小艾伊，訝異他與克斯有所接觸的同時，便以教化他為由，收養他並將他培育成出色的神父。他們深知生長在貧民窟裡，是不可能得到關懷與愛，以及無可細數的惡劣環境下，艾伊的心理必定有所缺陷。缺失的情感用時間及愛即可彌補，何況他還只是個孩子，虛偽的一場戲，他們不介意花上十幾年去培養一個工具，只要能達到目的那一切都是值得的。因此，被克斯視為特別的艾伊，其存在成為要脅他的弱點，一步步的明爭暗鬥，最終蜘蛛網已鋪天蓋地的將他困住，擾人的絲線難以掙脫，而落敗下陣直至消亡。是的，他就是害死克斯的罪魁禍首。但他們什麼都做不到，無論是身份還是處境。艾伊

輕啟薄唇，正想說什麼卻又猶豫了一秒，在亞爾看不見的視角，金綠色的眼瞳覆上一層陰霾，他想了想手還是撫上對方一頭純白的頭髮，同雲朵般柔軟的聲音問道：「那.....你恨我嗎？」恨那個明明可以救到克斯卻選擇明哲保身的自己。亞爾察覺艾伊話中的脆弱，將他抱得更緊：「我和克斯都發誓過，要永遠的守護你。」他知道艾伊對這件事耿耿於懷，即使當時他在一旁默不吭聲，不動如山的背後，握緊的雙拳和快失去理智的眼神，就讓他沒有辦法恨這個人，更何況又無意間撞見他在房間裡無聲的撕心裂肺，緊揪著心臟像是要喘不過氣，狠狠咬住的下唇他都以為會因此出血，結果隔天像是沒事一般的執行日常工作。誰能忍心傷害他。況且亞爾知道這更是克斯的願望—希望自己的消逝可以保護他的性命。『你可真是不稱職的神父。』克斯曾經對艾伊這麼說。『你是笨蛋嗎？對我來說你就是我的友人，無論是惡魔的你，或者身為天使的亞爾，於我而言除了能力以外，也沒什麼特別。』艾伊一臉淡定的替渾身鮮血的惡魔包紮傷口，即使繃帶和藥膏對於惡魔並無用處，但對艾伊來說像樣的包紮也能讓他放心。『被追殺的惡魔就應該直接殺死了，哪像你還騙過那些老頭們，反過來拯救一個瀕死的我。』克斯知道艾伊根本就把他們當作壽命較長的人類而已。想到他自己受傷的事情，便在神殿搗亂，例如在所有人的飲水下藥，在他們混亂之時，瞞過老頭們的眼線，將他藏在曾經待的平民窟。諸如此類的事情不只一兩次，連亞爾都建議他遠離艾伊，否則隨時都可能被殺死，結果被他一句話給堵回去。『我們都做得到為那孩子而死不是嗎？』就因為克斯的一句話，兩人毫不猶豫地奉上生命，一起對著艾伊發誓。另類的瘋狂。理所當然的，為了敬愛的飼主，克斯可謂是絞盡他百年的腦汁只為換得他的安平，將自身的生命放上祭壇，計算著護他周全的局面。因為在當時艾伊一有任何動作，站在他身旁的所有人會同時制裁他，然後殺死他。但克斯



絕不容許這種事情發生。其實他更希望艾伊能夠快樂幸福地生活下去，在教會，人們會善待他，卻不是發自內心的真誠，而是別有目的。終歸而言，艾伊也不過是顆好使的棋子，對於他的勤奮與努力，是所有人無可反駁的優秀，但打從一開始，這樣的稱頌就建立在利益之上，只要失去作用他們就會毫不猶豫的捨棄。這也是教會收養他的唯一目的，能除去惡魔並且留下人才是皆大歡喜的結局，但非得一同消失，那也只能惋惜失去一名優秀的青年。「但你可以永遠的恨著我，期盼著我到深不見底，神無法聽見祈求的地獄。」艾伊對於自己方才的怒火感到愧疚，那些人是收養他的再生父母，恩重如山理應用盡自己的全力去返還這些恩情，但多年的養育也不過是成為工具罷了，早在克斯被誣陷至灰飛煙滅之時就還清了。可他卻下意識地想為那些罪人辯解。「艾伊。」亞爾撫摸上他灰漸藍的頭髮，對於施捨慈愛的天使，這種安撫的動作早就熟練不已，但在艾伊的面前，似乎帶著一絲笨拙：「我一點也不恨你，我恨的是那些打著天神名號的垃圾，還有聽不到祈求的神。」總是將人們當作觀賞的玩物，最忠誠的僕人也不過是棋盤上任意遣派的棋子，下注的棋聲迴盪在某處，按照他們所想而行動，所謂的命運，也不過是眾多結局的其中一個不起眼的分歧，永遠逃不出他們的手掌。「我不是什麼好人，我殺過人，也曾代替神的名義，看著受苦的人們卻不伸出援手，我跟教會的人沒什麼不一樣，不對，我就是這樣的人。」艾伊搖著頭，來到教會後，他學會分辨善與惡，也明瞭曾經的自己做出的事情是多麼不可饒恕。但在懺悔中，亞爾發現艾伊實際上還是沒有認知到他的所作所為，畢竟他身處的環境早就深入骨髓的告訴他，那才是正常的世界。「我和克斯都很好奇曾活在惡劣的環境中，什麼骯髒事沒有做過的你，本以為你的心是碎裂的，可在遠方觀望的我們，發現它不停閃爍著光芒，或許他人不認同，但在我們眼中，你純淨的不可思議。」否則他會為了

殺人而感到罪惡感，但艾伊散發出的氣息就如白紙一樣，沒有任何污點的純真，明明染滿鮮血的手抓著屍體，他卻一副不懂生命逝去的感覺。那僅是一件日常隨處可見的小事。「我深愛的孩子，你沒有任何過錯，錯的是利用你的教會以及俯視眾生的神。」對他們來說，即便沾滿鮮血仍可以擁有寬廣的胸襟去憐愛這個世界，去憎恨這個世界，然後輕易地嶄露笑容，輕易地陷入苦悶之中，所以艾伊在歷經各種苦難，情感已是一灘死水的兩人眼裡，是那樣耀眼的存在。艾伊一語不發，為亞爾的溫柔感到痛心，為克斯的犧牲感到悔恨，他們所處的世界不同，三條平行的直線卻期盼有著交錯的一天，即使心知肚明的知道，終焉只有沉淪於深海的絕望，仍伸出手想將對方拉入懷抱。他終究是打著天神的名諱，立足於這個世界啊！所以他無法明白這個天使與那個惡魔，為何想用那已被焚毀的雙翼去保護他這個已經倒在血泊中的靈魂。艾伊再也站不住腳，克制不住顫抖就這麼跪了下去，亞爾任由他跪坐在地，自己則像表明忠誠的信徒，單膝跪在他的面前，靜靜地望著他流下的眼淚。當一直以來構築的信仰崩塌後，剩下的溫柔便如同利刃一樣，將他逼近深淵之中，而後萬劫不復。亞爾有些懊惱，是他強迫艾伊面對這個現實，也是悉知這種情感而加以利用，但又為此感到愉悅，這是否表示他們可以脫離這種懸殊的關係，兩人皆無法成為天使，也無法平凡，那只要永遠的在對方身邊，即便墮落於底層，也會是他們最好的結局。因為這裡將不會有任何希望，不會有人察覺，更不會有人踏入。他捧住艾伊的臉頰，將額頭靠在他額頭上，以極近的距離注視他悲傷的雙眸，仔細感受他顫抖的氣息，還有滑過指尖的淚水，用惡魔般的低吟緩緩而道。「崩塌毀壞之時，將無所畏懼，而永伴於側。」



余珮安

自我介紹:

今年的我應該算是平靜。少與人爭，關閉大部分的感覺，甚至可說無血無淚。但我不希望就這麼死了，寫好或寫壞，都會盡力多留下一些痕跡。

得獎感言:

致我一路迷惘，敬我一生桀驁。
亦是身為一位類家長、配偶、後輩，嘗試能放膽說，那些無從訴說。





女流

小說組佳作

108 級幼教系校友 余珮安

忙碌而盲目的生活已有月餘，腦中理性又混沌，於是開始做一些看似沒有道理，卻又確實從陰影裡萌生的噩夢——比如說，拿著一支三十八度的高粱蹣跚走進廁所，猜想在這已近凌晨的時間點，若自己在和嬰兒共存的兩房一衛中醉倒或猝死，該要花多久時間才會有人發現她們。

懷孕產子前，她會將這種要死不活的負面想法歸咎於經前的賀爾蒙失調。可能是運動量不夠、熬夜過頭，才讓情緒及思考邏輯往地獄裡走。可如今妻子、母親、媳婦等名號安插入她的人物設定中，她可是多了一狗票可怪罪的對象。

比如三小時前剛送走的那一班親戚，在她剛幫孩子洗完澡準備哄睡的時間點，提著高熱量食物跑來敲門，說要幫她接風洗塵、幫她照顧孩子。

說是接風，她只不過是從月子中心搬回來——何況這是本週第三批用這理由突然來打擾的親戚了——說是照顧，也只是將那位已到入睡時間的嬰兒傳閱幾輪，逗弄並晃動、發出高音頻的稚嫩聲想讓孩子打起精神接客應酬。

但她不能失態趕人，免得被說不知感恩、被顧慮產後精神狀態、被質疑沒有家教、甚至上網到不適任母親的角色。於是她只能盡力提著嘴角，頂著忙碌一天後的蓬頭垢面，不斷重複那幾句「她只是累了」、「剛洗完澡可能想睡了」、「下午很有活力喔！只是現在想睡了」想讓那些人知難而退，並不斷委婉回絕那些肯定會讓她脹奶到胸部硬化的食物。

直到人群散了，她的孩子也因為沒能好好睡覺而大發脾氣。

尖叫般的哭聲頻頻刺向腦袋，頂著怕被鄰居投訴的壓力，她在



循環播放的搖籃曲中抱著小孩在臥室裡繞圈走，直到手臂和腰椎達到支撐極限、耐心也達到臨界點之際，才終於放倒了嬰兒，夾著腋下的汗走出房間，享受空氣寧靜。

廁所裡，抽風機的鼓譟聲抽乾周圍存在，這一時彷彿只有她、手裡的酒，和廁所裡那張方便如廁的墊腳凳。她輕而緩慢地將凳子移到門邊並坐下，順勢讓背脊靠上門，將滿室雜亂牴觸在外。

在下一個預計的嬰兒用餐時間前，她還有大概一小時的恢復期。

相較於滿月嬰兒，這支開了封的酒顯然輕上許多，舉在手裡，像是一瓶能砸破此時情緒及壓力窘境的毒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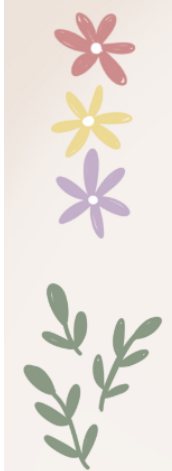
她已經近乎一年滴酒未盡、菸草未碰了，得知有孕後就戒掉這些東西，也減少攝取咖啡和茶葉，多數時間都以白開水度過。她自認絕對沒有對這些有害無益的東西成癮，只是用餐之後或壓力臨身時，少了一些放空的管道。

她們夫妻曾經是很愛喝酒取樂的，有一段時間甚至以收集玻璃酒瓶為情趣。先生會說：「這是我們的生活紀錄」、「每一段走過的回憶」，為這傷身的情事賦予更加高尚的情操，但那些曾經好好珍藏的瓶罐打從搬進新居，就未曾被拆箱打理。她花了好多心思去耽溺、去相信的浪漫，如今不過是沒人願意動手整理的垃圾。

她舉瓶就口，幻想那透明液體是來自九泉的湯藥，能夠燙進舌根和喉嚨，讓她忘盡一切，無法再抱怨。

對自己、對另一半、對人生的悔恨就在那一夜拉鋸中爆發。

她用盡全力把那塊肉擠出來——是一塊肉，從她兩腿之間滑脫，就像每個月在馬桶上施力到耳鳴腦脹，只為了把血塊擠出體外、減緩子宮收縮帶來的痛楚。只是那一晚，胯間的動作反應失靈，只覺痛楚像病毒一樣，感染她的腰椎和背心。精神及體溫隨著



從陰道洩漏出的液體一同流乾了，心臟卻跳得幾欲疼痛。她好恨這一切，但是痛楚僵化了她的表情，滯礙了罵聲。

她知道自己當時一定狼狽至極。頭髮因過度施力而出的熱汗而毛躁紊亂，嘴唇因錯誤的呼吸法裂出唇紋且死白。但是她好痛、好累、好冷，她再也沒有餘力做個得體的公主了。

疲倦已經附上眼皮，但一直有人在跟她說話，要求她保持清醒。

先生在一邊。她聽不清他說些什麼，但感受得到那股雀躍的氣息。可她沒有力氣去附和了，沒有力氣去回握住那雙按在她手背上的手，沒有力氣去露出微笑。

她根本就不開心。什麼喜獲麟兒的感動根本都是騙人增產報國的鬼話。

醫護人員把她的孩子抱走了。身為人類的基本溫度都覆蓋在那些口罩、手套、無菌布單下，他們專業得像是麻木的機器，就連安撫她的言語都像是背誦教科書那樣平板。

好冷，霎時間，她感覺自己就躺在太平間裡。

而這也不算錯覺，她的確是自那晚後重生了。她在一個難以理解的生活情境中甦醒，再也不以自己為中心地過起了全新人生。

所有零碎的時間都被排滿，從在月子中心抓緊時間聆聽衛教、學習育嬰技巧，一直到搬回家裡，她都可以找到需要打理或解決的問題。

像是回到求學時期，生活被分割為時段細目，差別只在她不再是得過且過的學子，而是被生理以及責任壓著照表操課，且連半夜時間都被迫切入勞務。孩子睡著，她就去整理母嬰用品、加減打掃家中，偶爾趕著時間餵飽自己，接著面對下一輪的餵奶或是客人來訪、侍奉老公。

而這之中最讓她無力的狀況之一，就是所有人都好愛她的小



孩。

每一個人——每一位自認為在他們夫妻倆生活中小有份量的人，都在煞有其事地指導她如何顧好這個孩子，隨著接二連三地拜訪，他們帶來食物、日用品、甚至是育嬰指南。

生理上，她感謝他們接手孩子，讓她僵硬的手臂和腰部得以休息，能好好上個廁所，而不是擠壓著膀胱趕緊結束排泄。但一方面又止不住焦躁，害怕那些外來的細菌病毒、恐懼那些錯誤的抱孩子姿勢、討厭那些對小孩自以為有趣的戲弄，以及對教育與保育那頭頭是道的說明。

她根本不需要被指導，不需要那些早就堆滿房間的用品，不需要有人用「幫忙」作為理由來介入她的生活。

她知道，自己看起來或許真的沒有那麼愛這個孩子。她對孩子的臉感到陌生，彷彿從未將這嬰孩記在腦裡，每當摸到那充滿膠原蛋白的肌膚，會訝異於那細緻與飽滿——就是這嬰兒，汲取她身上資源，孕作這般模樣。

尤其她秉照醫囑與衛教來照顧，不聽從傳統約束；依照科學根據設計小孩的菜單，不讓任何人用「試一下味道」來塞任何母乳或奶粉之外的東西到她孩子嘴裡；用教育心理學訓練孩子的作息，訓練孩子定時定點進行活動。

這一切堅持，都被那些人認為是太過理性，無法信服她們母子的情感連結。

但明明那責任感是絕對不容質疑的！她一定要看到孩子躺在床上或巧拼上，安穩地睡著、吃飯、排泄、遊戲；孩子不出聲，她就擔心孩子噎到；孩子睡著，她就一邊洗著奶瓶和紗布衣，一邊盯著那小小的胸膛確認是否還有起伏。

思緒已經無法停止下來，不受控地鎖在這小家庭中。躺在床上試圖睡著時，會清楚地聽見心臟懸吊似地發冷、緊縮與疼痛，因為

擔憂任何未盡的事情而勤奮運作著，擔心孩子、擔心丈夫、擔心經濟，甚至連「桌子再不趕快擦會有螞蟻」這種微小的屁事都會讓她無法自己的緊張，直到回神察覺胸口悶痛，才意識到自己根本連呼吸都沒辦法好好做到。

然而這些努力，卻似乎遠遠不及那些「過來人」的標準。

那毒辣又稍有些甜味尾韻的瓶口甫近嘴邊，隨即又被放下了。她意識到那些客人來的時間太晚，延誤到太多行程，自己得趕緊洗澡了，免得下一波餵奶遲到。

她將酒瓶放下一—小心翼翼地放在絨毛腳踏墊上避免玻璃敲響——然後在關節終於得以舒展開的劈啪聲中緩慢脫下寬鬆的居家上衣。


然而，面向印著點點水痕的鏡子，她又是一段停頓。

她的臉長得好奇怪。應該說，她看不太清楚自己長什麼樣子，眼睛接收的畫面無法準確被大腦解析。

隱隱約約，可以描述出蠟黃黯沉的的膚色、膚況鬆弛粗糙、髮質乾燥，眉尾的雜毛也攀爬出來，胡亂生根在眼皮以及靠近太陽穴的地方，使整副面孔失去輪廓。

再往下看去——上臂的刺青因為肌肉缺乏運動而走樣，原先喜愛光療的指甲也為了便於做家事、保護孩子以及節省花費而修成了極短且光裸的素甲，包圍乾硬死皮。

曾經還算是上得了檯面的胸部如今亦讓人困惑不已。她不是泌乳旺盛的天選之人，但也並非乾涸。當她的女兒尖聲哭叫或緊偎在她身邊，她胸前衣料同樣會緩慢濕潤。這也是為什麼，她得換上沒有支撐力的哺乳內衣，無力再追求鋼圈的支持，以及加厚軟墊給與的自信。以往打扮時的自信來源之一，如今，只是用無趣的裸膚色布料套住了的堅硬的兩球奶瓶。



同時，那每一吋自孕期積存下來的、不受控制而堆疊出的皮肉皺褶，都滲著、堆積著濕黏的汗水，當她從焦頭爛額的一天中回神，已然找不到鎖骨的凹痕。

從此，她再也不是個端莊又穠纖合度的佳人了。沒有時間再疼愛自己，所有心思都拿去成全家庭的運作，去記得那些幼兒保育SOP、該經營的伴侶情份、該交際維護的親友關係。

肥胖、醜陋，她恨透這種失控，也間接無法再原始性質地善用自己的身體。

她無法再想像丈夫用嘴或手碰觸她的乳房、拂過她腹部那自帶鬆緊帶般的皺褶，並潛入她的陰道。她沒有辦法再讓自己濕潤、想像延伸到指尖的酥麻，沒有辦法試圖再讓血液沸騰、沉浸慾望。那些過往的激情畫面打在腦海裡，如今只會映射出乳房的脹痛、被嬰兒咬破皮的乳頭不適、下半身在生產時的過度使用。

不僅只身體反應失常，她也怕自己表現不好，演不出應有的反饋——她甚至都要忘了怎麼叫床，只記得叫喊到後期的口乾舌燥、喉嚨乾痛，那股只有自己知道的滑稽。

更何況只要想到小孩在另一個隔間裡呼吸，她就冷汗直流，無比心虛且羞恥。

她當然是有心想要改變、想要更好的，想趕緊將孕期多出的贅肉減下、想為另一半打扮，想畫個底妝提亮氣色、穿上曾經被人稱讚過的長裙，揸上好看但不實用的皮革肩包、換雙寶石涼鞋。

可這些念頭到頭來總會被孩子的哭聲、丈夫的怠惰、親友的打擾給澆熄。有那麼多個早晨，她是在嬰兒哭聲以及先生詢問熱水該用熱水器還是瓦斯來煮的嘈雜中踉蹌下床，暴躁、壓抑怒火，素面朝天去運作這屋子裡的大小事務。

這就是第二個她無法克制不去怪罪的對象，那個用精子和婚姻

關係一巴掌讓她自信心碎了滿地的男人。

他有一份保家衛國的工作，在她離職待產後，就靠著這份薪水支撐家用。

過長工時以及業務壓力，他的心根本不在這個家裡，彷彿他們根本就沒住在一起——他就是學不會怎麼換尿布、忘記日常用品收在哪裡、忘記餵奶的時間、倒垃圾的時間，用過的碗盤會留在餐桌上，彷彿滑手機和打盹之前就是不能塞進一個洗碗的行程。

而這一切生疏與抽離的理由是——工作太忙了、因為經營彼此的感情真的太耗費心力、因為躍身成為父親而心態還在轉換期，所以他偶爾忘東忘西、偶爾沒辦法記住那些對家庭的共同目標、戀愛回憶，甚至是日常事務。


「我的工作就是這樣，從你決定要跟我的時候，就要想到這些了不是嗎？」

工作就是最有力的藉口，可以逃出這個空間，可以正大光明說自己需要休息、需要消遣、需要安靜。

他一個男人怎麼能不去工作呢？他要付房貸、養妻小、為家庭奉獻他打拼來的一切。做妻子的，當然必須體諒到這一點——畢竟也是為了自己溫飽——讓丈夫在下班後好好休息，對其盡心侍奉，提供足以滿足心理和肉體的撫慰。

可當對方摸上她的身體，她會心懷怒火，氣憤對方沒能減輕她的工作量，讓她精疲力竭、無力對付性事，更恨他動作太過急迫，前戲時間不足，使她潤滑，讓她加倍痛苦——這可是飽受摧殘的地道！

她恨他不負責任、恨他不能同理、恨他可以理所當然地拍拍屁股走人；恨他只願意在抽了菸、喝了酒後才願意多對自己說些關愛的話，恨他不明白自己的委屈，需要他的時候卻得自己全盤扛下。或許這就是男人將女人攢在手心的感覺，他的生活因而自由了，不



用再對女人奉獻殷勤、竭盡體貼和心力，畢竟她的靈魂與身軀都已在簽下契約後為其左右。

但偏偏他並沒有不想負責任！

他把薪水交出來了，也記得下班後得回家、謹守交友分寸；酒後會哭著道歉說要補給她一個盛大隆重的婚禮、要送她一枚不是從夜市找來的戒指、要帶她往更自由廣闊的未來前進。

她根本找不到任何理由說服自己兩個人分開會比較好。他做不到她想要的標準，但誰沒有盡力呢？

她的憤怒、怨恨，最後都轉為沮喪。是自己太笨，相信戀愛中的那些美好願景，才賭上這一輩子。

她低下頭來，遲緩並倦怠地寬衣解帶，任衣物墜落腳邊軟爛成堆，像親朋好友推送的無用建議，像她一休假就癱坐沙發的丈夫，像她那被擊潰的自信心，對日子消極而絕望。

曾經生活暢然而豪無邊際，即便會被工作會追著跑，對物質、名聲上的汲汲營營也時常使心底鬱悶，但她不必關在不到二十坪的房子裡，與哭聲、家務事、負面情緒為伍；她能接觸更多人，而非自認為給予無上關愛的親戚朋友；她能用自己的步調安排生活、訂立目標，而不是依照丈夫和孩子的需求去趕接二連三的行程。

她也曾反省過自己是不是太急於做決定了？驗出身孕那天她坐在馬桶上想了很久，想著該逃避還是直面挑戰？該準備結婚還是當個單親媽媽？這是對她們不謹慎避孕的一次提醒和懲戒，或者這是唯一一位會選擇自己的生命？

幾年前因子宮中長出多餘的東西，她接受了手術。冷刀從陰道突破子宮頸，絞碎子宮中異常的肉塊，再將碎肉抽取而出。一切都在那一小時的沉睡中了結，留下滿腹空曠與剝奪。而病歷圖片上嘔吐物般的血紅肉灘還留存腦海。如果她更戒慎恐懼一點，那就會是

她孩子的模樣。

彷徨失措中，丈夫用美好的規劃為她點燈。他說：如果是個女孩，一定會像母親那樣可愛，自己絕對竭盡所能疼寵、有求必應；如果是個男孩，他就會用軍中的規格去教育、讓孩子端正嚴謹。他們的家庭生活會和諧熱鬧，共創新的回憶——「接下來只要是妳想去的地方，我們就三個人一起！」

旅途能一直這麼走到此地，大概是全賴那些對幸福的憧憬與回憶。看著丈夫快樂，她似乎也振奮了精神。雖然有那麼幾個過於浪漫的畫面她並不以為然，但是她們有共識、想有個家，並且就此結為連理。

直到長輩的叮嚀、另一半的懈怠、自己的無措一拳一拳打在美好的計畫上。

從擠不出奶、抓不住孩子無法為其洗澡、泡奶時水溫持不下降都讓她幾度崩潰。護理師在催她、生過以及沒生過的親戚朋友在催她、小孩的哭聲在催她、她那位只會在上班時間傳來打氣貼圖的丈夫兼室友也對她的手忙腳亂顯露厭煩。

緊張的情緒讓她急著往下一步走，趕著決定副食品的菜單、趕著規劃好環境和秩序讓育兒走上水準，甚至已經急著要決定小孩未來讀哪間學校。

她害怕被人發現自己驚慌失措、讓人察覺自己毫無打算。害怕讓任何人關心、不想讓人失望、落人口實。她要證明自己能扛下，就算做不到絕對完美，也至少不要輸給別人。

因為她已經做出選擇。甚至應該說，「害怕後悔」就是她做出這個選擇的原因之一。

她才是那個最該被怪罪的人。

是她做出自己負荷不了的決定，並且不願意尋求幫助，甚至因為心虛，而對他人的關心反射性地報以厭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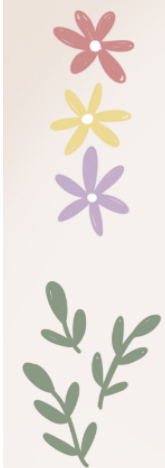


她絕不認同自己是個母親，也不是個敬老尊賢的晚輩，更非一位賢淑中饋。

她只是一個想讓生活正常運作下去的人。想要有個自己的家，無論是否有個後代，只望能順應舒適的步調、合理的規則，卻在不自覺間把自己關進另一個空間裡，為夫妻倆設限、提高生活的標準，而忘了何謂自由與寬廣。

她蹲下身——再次對腹部擠壓而造成的堆疊感到絕望——緩慢地將鐵製瓶蓋轉回玻璃瓶口。那刮擦聲沙啞如墮入黃泉的幽魂哀號，可憐她終究決定在意識清醒之下苟延殘喘，生不如死、死不如生。

她扭開熱水，任蒸氣堆疊，將她淹沒。



散文



第一名 青絲 | 林宸緯

第二名 跑步 | 陳彥廷

第三名 路線 | 林雨諄

佳作 灰殷洪荒 | 蕭宇呈

佳作 那幾年，火車駛別 | 蘇怡綺





散文組 總評

評審委員

*臺東專科學校 傅怡禎老師

*屏東作家 謝桂禎(筆名:杜虹)

*國立屏東科技大學 王國安老師

第一名〈青絲〉

杜虹(謝桂禎)

本次參賽作品中，敘寫母親的文章佔頗高比例，〈青絲〉即其中之一。全文以「你的頭髮在裡剪的啊？」串連作者自幼對母親為節約開銷操刀為他剪髮的窘境，至國中畢業至摩登理髮店剪髮後的得意，再回轉到對昔日母親剪髮的思念，一層層堆高語句背後的情緒，文字自然流暢而情意深遠，讀來令人有會心一笑的溫暖。

文中對母親親自操刀或在理髮店看兒子剪髮的情貌，描寫極為生動；而從作者年少時期同儕對他髮型的評語，可知母親剪髮的手藝並不佳，作者甚至在無可奈何之下，與母親展開「三計鬥法」，排斥之情透過自然生動的敘寫躍然紙上。然而歲月流轉，年少時與母親為青絲鬥法的「悲慘」經歷，終化成最溫暖的回甘，就如作者的結語：「我們都曾埋葬過一段包裹著時間的碎裂品，但也都在此刻出土，成晶、成鑽」。

第二名〈跑步〉

傅怡禎

作者以柔順的文筆、正向的能量、美麗的象徵，鋪陳出深刻感人的同性戀文本。跑步與人生並不是很罕見的題材，但是在饒富懸念的娓娓道來之後，才讓人驚覺這美麗的步伐所踏出的點點滴滴是思念而不悲傷、真誠而不作假的 BL 故事。本文寓情於景的書寫模式、點到為



止的典雅模式、由餘韻無窮的敘事模式，以及「放出誘餌的玉手」、「兩人三腳變成三人四腳」、「跑步讓我不計得失」、「像極了女生」的象徵模式，在在都令人讚嘆。

第三名〈路線〉

王國安

「路線」一詞，來自美食外送員憑藉經驗在每次接單後所規劃最適當的「路線」。本文將美食外送的現實轉化為虛擬的路線遊戲，外送員成為「騎士」，務求路線精準，任務簡化，每次路線智能的優化都是騎士所貢獻的實戰經驗…等，作者將外送員的工作實務做了十分有趣的轉化鋪綴。以台灣近年來興起的「職人書寫」來看，本文以美食外送員為題材的書寫雖不算新穎，但其文字功力使之足以成為台灣美食外送員職人書寫的代表作。

佳作〈灰殷洪荒〉


王國安

本文以恐慌症為題材，透過文字精準表達患者思緒無邏輯可循地跳躍於不同時空的混亂，且以「灰殷色的洪荒」比喻大腦知覺意識被掩蓋淹沒的無力感，十年來因疾病時而深陷時而清醒，最終僅能無奈地與恐慌症共存的經歷，傳達恐慌症患者的無力與無奈。本文文字功力深厚，題材新穎，提供讀者理解恐慌症患者病症與內心苦痛的管道。然稍嫌晦澀，且情感面表達較少，感染力也相對減弱。

佳作〈那幾年，火車駛別〉

傅怡禎

車站是離散與回歸的所在，也是回憶與感傷的基點。作者運用繁複的文字，定向的描寫離散回歸的喜樂悲傷，在火車來來去去的烘托下，母女相互依偎的深情逐漸昇華成人世的真情，是一篇頗有共感的好文章。文字與情感絕對本篇之所以能脫穎而出的兩大特色



，不過因情設詞的形容處處點綴，難免會拖累文氣；過多的隱喻流竄，也會形成晦暗，若能減少刻意為之的語句，使情感更自然流露，成績會更驚人。





林宸緯

自我介紹:

筆名，旁邊有流星。希望所有人都可以在空虛匱乏時，在某個無心的翻頁裡，遇見一抹流星，並在字裡行間被溫柔浸泡。

得獎感言:

在還有回家作業的年歲裡，相信大家都寫過以自己家人為題的作文。當時我揣摩了好多同學的作品與心境，甚至反覆咀嚼朱自清的〈背影〉，但始終覺得自己寫出來的文字少了一味。直到某天無意的踏進一間理髮店，包裹在回憶裡的童年，才呼應著相隔多年的溫存盛放。

其實那些最稀鬆平常、最微不足道、最輕描淡寫，卻又專屬於你我，深烙在心中的念想，才是最捨不得的根本吧。你們呢？是否也有著一小段深埋在心裡，如同在月台上，注視著人海中堅決替你採買橘子的背影。



青絲

「你的頭髮在哪裡剪的啊？」


門鈴跟著陌生搖起，光鮮亮麗的玻璃門裡，每個人下眼皮都笑得僵緊，染劑和髮膠混和的化學藥劑無預警的刺進鼻腔。當年國中畢業前夕，是我人生第一次踏進理髮店，那時夕陽西斜，人海車行隨著店面的輕音樂漸增，有人說，那是摩登的味道。

自我坐上椅子的那刻起，媽媽沒有坐在門口等候的沙發，而是站在我身後看著理髮師手起刀落，理髮師的剪子往左，媽媽也沒閒下的向右探探頭，偶爾理髮師梳子和剪刀快速的亮晃了幾下，我媽還會多問幾句。鏡子裡的她，眉頭輕蹙、些許蒼忙。

從需要剃髮的五尺微童開始，頭髮都是我媽媽親自操刀。小時候爸爸看到剃完一顆頭，都會打趣的搓著我的頭髮說替家裡省了一百元。這也是當時唯一能光明正大看電視的小時光，電視機那樣色彩斑斕的跳動，儘管夏至裹著一襲雨衣，脖子被繫帶勒得難息，沒有電風扇、沒有冷氣，便足夠讓一個電視兒童靜靜的坐足一個鐘頭了。

靜好的歲月裡，約莫只維持到小學五年級。初踏青春的小孩，和走味的甜甜圈一樣，看似依舊童稚、赤誠，實則鹹苦、嬌韌，中心明明空個虛無，卻總逕自的隨意填塞自己喜歡的東西。九零年代是日系與韓系的交界點，也是我們開始進入同儕審美的起始點。從委婉的「剪壞了」到含笑的「狗啃頭」，還有好朋友間的「醜不拉基香菇頭」，全都是在剪完頭髮後會如雨後春筍出現的問候。那些年，厚重的右斜劉海，和著我的甜甜圈作調料，偷偷摸摸的塞進我甜甜圈的空心。

當絢麗的電視機再也拴不住滾輪般的甜甜圈，那即是長途遠征的出發點，單槍匹馬，無堅不摧，而劉海的長度大於眉毛的邊疆



時，烽火闐燃再度揚起。始計，瞞天過海，晉見母親前必先整髮，不沾點水把頭髮向右、向上固定，無疑是當面請一封戰帖；二計，無中生有，回家作業寫完一定要繼續讀書到洗澡完，每個明天都有考試；三計，以逸待勞，保持現況，持續拖延剪頭髮時間，時間久了自然會習慣、遺忘。

然而始記終有敗露的一天，戰火燃盡了城牆，那剪髮專用的鐵四角椅是勢必得坐上的戰椅，短短半個時辰的浮光掠影，將決定我將近半個月的生活型態，以歷屆戰績顯示，未曾凱旋。

媽媽單純只是位家庭主婦，從前學的是會計，工具到技術自然是少且平庸的。當時男生的喉結開始發育，家裡卻依然用那襲大雨衣，而繫帶拉緊於脖子的頃刻，就是指揮官揮旗喊衝的開始。家中的電動剃刀和剪刀幾乎和我同個歲數，剃刀一啟動，馬達在耳際震耳攪動也罷，裡頭齒輪一個踉蹌，頭髮先被捲一半才被刀片割斷，一陣「啪茲」聲，和咳老痰一樣吐出一撮頭髮；剪刀也不過是手動版剃刀，刀刃處先夾擠一把頭髮，待尖鋒鬆去，髮絲以機率隨機抽取式掉落。最糟糕、也總是壓軸的削髮刀，具備了上述所有技能，並附加一道更強勁的人為拉扯力道。一旁電視機的聲音永遠都是愈來愈膽怯的變小，曾幾時，住在隔壁的爺爺致電關心道。

戰局未了，末計，走為上計。隔日一大早，老師看見先是怔了怔，在隨之席捲來的冷高壓登陸之前，老師會皺著眼角從容笑著讚美我：「很可愛呢！」便趕緊趁著最後一波氣旋，彼此笑視著吹遠自己。「國小」和「可愛」可以是等號；「國中」是墜毀可愛的失衡。

「你的頭髮在哪裡剪的啊？」我是出生於班上的新物種，有資格引來諸位學者的探討。後腦杓哪區缺角；頭頂哪撮突出；前額哪塊薄塌，全都在一句答覆「媽媽剪的」話中凝結，默默的被時間潛藏在戰敗的營區，埋葬。


時光鑲進髮梢，一絡一絡的長了又短，甜甜圈仍空著一圈，滾動著欲奔欲逃。如往的，媽媽拿起削髮刀時，我們的腮幫子早已泛著紅暈。我頂著最後的倔強掙扎；她左手輕抓著一把我的頭髮，右手持刀等待時機，眼瞳銳利的、冷靜、眉心意外緊縮的。唰一聲，媽媽為了控制好力道不要用痛我，削刀順著我的頭髮、她的左手大拇指削下，止於手腕。電視音量霎時被調大了太多，客廳全是卡通人物的喧鬧聲。我停下了；媽媽卻沒有停下，而我被削下來的髮絲，還記得撫在那道紅泊上。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核彈，或許也就這麼停止了戰役。

還記得，班上有一個男孩子特別喜歡剪平頭，他也曾經是眾矢之的。有一天他看見我信步頹喪的踏上放學的路，就一股腦頂著自己剛剪完的頭到我旁邊竄了竄。暮秋孟冬之際，西陽灑了一望無際的橙汁，柑橘味有點酸苦，但他甜甜的說「頭髮再長就有啦！」一語餘影拉得斜長覆蓋著我，他卻依然笑得燦爛。晚些，夕暉渲得我們家緋紅，我也不曾想過，這是我國中最後一次讓媽媽握著我的頭髮了。

媽媽說，要畢業了，去外面理髮店剪也比較體面。

就像我不曾想過，媽媽有天會有不再替我理髮一樣，連踏進理髮店的地板還是那麼的不真實。記憶猶新，旁邊小電視機正巧在播放我最喜歡的節目，但店內，像只有我們三個人而已。媽媽還是一樣，一樣直勾勾的雙瞳；一樣鎖著眉頭；一樣環繞在我身邊；一樣嘮嘮叨叨的，向店員敘述我的頭型、我的我的髮質。而我知道，她不是嫌店員不專業，她只是想聽店員解說怎麼修剪能更適合我，儘管透過鏡面、儘管一旁的電視機多歡樂、儘管剛下班的人們有多喧雜，我都知道。

或許店員和我媽媽聊多了，她逕自的拿起髮臘順便教我們怎麼使用。她的手段一直都是那麼乾淨俐落，剪刀鋒利，電動剃刀新



型、多變。但可能是因為店裡有冷氣的緣故，髮與髮之間少了點溫度，剪完，涼涼的。

「你的頭髮哪裡剪的？」

朋友們環繞著我，欣賞著打量著。

同一間理髮店至多進過三次，不自覺的就會想換，從幾百元的到百元有找，全都一間間的嘗試。

上了大學後，有一回在繁華的街道兜轉，彎過一個小巷弄，一間坐落在城市邊際的小小理髮廳，上了些年歲的小房子，只在門口掛了一個招牌，取了一個很俗氣的店名。店內沒有裝潢，樸素得很，一張椅子、一面梳妝鏡、一襲大雨衣，還有一位有點年紀的女店員。

門鈴搖起，是書架上獨有的一股淺淺木香，她沒有招呼道，只是握著手機淺淺的敘說自己忙活了一上午。待我坐上椅，她也自願的捻捻我的頭髮，將我的髮質到髮量都嘮叨一遍。

「哎呀！哪有人像你的頭髮那麼難梳？你看我的多順？……」她握起梳子，又是一番沒完。

當她開啟那舊式的電動剃刀時，空氣分子突然大到無法吸入我的鼻腔，被迫屏息著用餘光偷偷的看著她手上那把剃刀，店裡很小，機械電動馬達的運作聲音特別大，時不時還會發出捲動過量頭髮無法負荷的聲音。我瞄到，她的工具盒裡，只剩剪刀和削髮刀和幾組有點兒鐵鏽的髮夾。時不時她隨口閒聊，但我怕吃到頭髮，不知道該回應什麼。

「你的頭髮哪裡剪的啊？」當月連假，我回家時媽媽見了我問道。


曾經，媽媽在幫我剪頭髮時向我提過，美容美髮曾經是她的夢想，但因為當時只有私立大學才有相關科系，所以她只得放棄，選

擇學實用的會計。我好想問她，如果當年沒有放棄，您會將店名取成什麼？店面大嗎？會想雇幾個員工？想擺幾面鏡子、幾張椅子？我們好多夢想都沉在過往的現實生活裡，擺著、抱著、陳著、釀著，最後都成了女兒紅留給了下一代。我知道，媽媽還是小姐時也跟大家一樣會去美髮廳。是從需要幫我剃髮開始嗎？我只記得從我有記憶以來，她總是自己面著鏡子剪自己的頭髮。

「你過來幫我剪一下後面，我看不清楚。」這天，我接過媽媽左手傳來的剪刀，換我站著替她修剪髮尾。這頭秀髮和當年一樣沒少，倒是青絲有些許雪白夾雜。我沒來得及多說什麼，媽媽就先稱讚我這次的髮型，便宜也好看。

有人說，媽媽都曾經是個天使，但在有小孩後，就會將翅膀藏起來，僅偶爾會留戀的拿出來看看。我國中的那份甜甜圈，在鳳凰花的掩護下，媽媽悄然用了她掌上的緋紅調味了我中間的空虛；我呢？是否有一個白駒過隙的午後，也曾替媽媽演繹了一對她陳在櫃子裡許久的翅膀？

「媽，你也幫我修一下嘛。」我們都曾埋葬過一段包裹著時間的碎裂品，但也都在此刻出土，成晶、成鑽。



張有志

自我介紹:

你不能因為無法讓每個人都喜歡，就抹滅你選擇善良的決定。如果有能力，希望能帶給重視的人幫助與快樂。人世間有太多東西，你無法擁有，但你仍能選擇靜靜欣賞，讓萬物怡然自得。願我的文字能帶來溫暖。

得獎感言:

出社會後太久沒有寫作，當初很愛寫新詩、散文與小說，看以前同系的同學、學弟妹與學長姊，出書的出書，獲獎的獲獎，當老師的當老師，感覺自己一事無成，著實有點羨慕，感謝評審的青睞能讓我一圓文學魂。希望我的文字不僅是抒發心情，闡述想法，並能將生命淬煉成一種態度，用自嘲、詼諧與警世的方式，看盡人生百態，也希望作品能帶給人們溫度。人生或許挫折與不如已意的事情很多，但你能選擇以善良且溫柔的眼光去面對，願一切安好。





跑步

跑步一直是我的的人生，卻也是一門學問，舉凡暖身、防護用具、補充體力用品、以及事先勘查欲挑戰的地形，甚至安排睡眠與休息時間，都是環環相扣。稍有不慎，扭傷腳踝事小，傷口感染造成蜂窩性組織炎可就得小心賠上性命。睡眠時間不足，心臟幫浦運送氧氣不夠力，跑起來心律不整，上一次暴雨中差點目眩暈厥，癱軟在公園河道邊。經過長年調整，倒也是跑遍各個城市，然而征服地形並不是首要任務，當時的心境與經過的美景，才是整趟旅程中最療癒的芳蹤。

剛開始跑步之初，我跑進一所學校，沒有目標，於是我天天繞著校園跑。這裡有一個池塘，湖水平靜無波，湖面有荇草與睡蓮鋪成棉被，孵成天鵝昂首高歌的溫床，一隻唱出奇石上綠藻點點，一隻吟著碧湖裡蓮葉何田田。偶爾幾條小魚兒濺起水花，不為魚躍龍門，而是為了那灑落在空中的飼料折腰。尋著那放出誘餌的玉手，娟細粉白、穠纖合度，原來那便是「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我從繞著校園跑，縮小範圍成繞著池塘跑，只為一睹芳顏。原以為我是那瀟灑揮竿的姜太公，原來我只是追逐著那一點光明的小魚。

一年後，我的跑步人生多了你的參與。為了證明我的幹練與知識，我將跑步的獨門心法傾囊相授，包括調整步伐、均勻呼吸，以及睡眠時間和補充體力等要領，正當我為了自己的專業該得到你的崇拜而沾沾自喜時，你只默默低著頭，像極了討摸的小貓咪，惹人憐愛。你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再多的技巧也比不上一雙好的跑鞋」。於是你替我換掉殘破不堪的鞋子，親手細心繫上鞋帶。此後，我的心中也繫著你，相處像極了無形的兩人三腳，比肩而行，時時在上演趣味競賽。

我們卻遲遲沒有公開關係，成了名符其實的跑友。你總說讓大家都明瞭這段關係，感覺頓失了神祕感。有一次我們上山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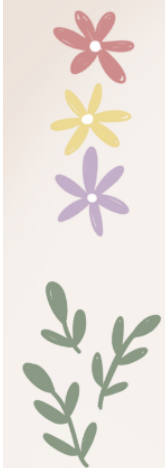


跑，樹影搖曳著你的身軀，路燈灑落一抹橘黃色的溫柔於你的臉龐，我才剛看清你的模樣，數十盞路燈倏然熄滅。我正感到掃興，因山路蜿蜒，我兩又將頭戴式探照燈忘在宿舍，這下子只得敗興而歸。撇過身只瞧見你笑得靦腆，彷彿讀懂我的心思說：「閉上眼認真感受這個世界，我們就能跑完全程」。我瞬間理解你的心思，於是我們牽起手，告訴彼此，你現在已經跑到間歇亭，接下來我說拐角的石碑到了，再來你說山頂就在眼前，完成這次的心靈夜跑想像壯舉。曾經我也認為，「我們總有一天能夠跑完全程」

我永遠都不會忘記，有一次的夜跑我扭傷腳踝，你極為嬌小的身軀，二話不說揹起我，承受著我巨大的形體，踏著沉重步伐走下山。我好奇問著：「為什麼不叫搜難隊協助呢？」你只是淡淡地說，搜難隊是為了救人，而你，我來救便足以。在我心裡卻凜然起敬，你成了尊者，不用佛語，不用任何形而下的補充，頓時明瞭你在任何時候都不會丟下我。除非，你有了更不能捨棄的人。

接下來的暑假我們到墾丁遊玩，人家都是帶海灘鞋，一雙便能征服沙灘與墾丁大街，我們則是不約而同帶上跑鞋，於是這場趣味競賽鋪天蓋地的展開，一是征服了船帆石旁的礁岩，比誰的輕功得宜，先親吻到船帆石的容顏便是贏家；二是飛躍龍磐草原的束縛，比誰腳底的彈簧裝的夠多，跳出離地面最遠的距離；三是星砂秘境的沙灘，比誰在軟沙子上跑得遠。第三項挑戰是最艱難的，軟沙子因為離水邊遠，雙腳容易深陷進沙子裡，你總說這項比賽是駕輕就熟的項目，選手還加入了在旅途中認識的他，你也的確贏得了這項比賽，然而，你的雙腳卻深陷進，他的流沙河。曾經只是在池塘邊招魚引鵝的玉手，又怎能抵擋熱情海島出生，有著爽朗笑聲與黝黑皮膚的他。池塘裡的水，終究被融入海洋溫暖的包容。

最後一次跑步，是那場如同橫越撒哈拉沙漠的馬拉松，高壓壟罩在賽區，氣候悶熱難耐，蒸發掉的不僅是汗水，還有一直以



來的理智與堅持。補給品、護膝、防潑水透氣短褲、前一晚提早就寢，萬事俱備，只可惜現場無風，日正當中。我們從兩人三腳，變成三人四腳，你順手遞水給他，卻忘了我早已口渴難耐。那場馬拉松，是既漫長又寂寥的一場比賽，彷彿永遠看不到終點。

後來，我在暴雨中的堤防獨自跑步，河道中溪水暴漲，兩旁草木被疾風吹彎了頭，跑鞋已沾滿泥濘，我只是謙卑地低下頭，在這大自然的無情力量中盡情享受雨水洗禮，謝謝跑步讓我身強體壯，謝謝跑步讓我成熟穩重，謝謝跑步讓我不計得失。最後，謝謝跑步讓我有機會認識了你。

又經過了許多年，這雙跑鞋的經驗累積，讓我跑進一間運動用品公司上班，職場上的跑步，碰撞與追逐更多，拉扯更劇。但也不乏一同運動的好夥伴，我們聊著天南地北，跑遍小城古蹟，有幸在南橫剛開放的這個夏季，一睹天池的容顏。突然兩個卓裝完備的跑友，從身旁經過，我一眼就認出你，但沒有喚住你。我感到慶幸，因為你仍在另一個地方努力著，不懈且勤奮的奔跑。

或許很多感情不到最後都不算結局。很多人結了婚，又離了婚，最後跟婚前摯愛又走在了一塊兒。許多人是世界裡呼風喚雨的大人物，卻也是感情裡的小人物。人生時而健走、時而亦步亦趨、時而飄起髮絲的慢跑，時而像追尋些什麼的狂奔，直到跌倒，仰天狂嘯，身邊的跑友不知換了幾回，也不能轉過身往回跑，到頭來不就是尋一個攜手共度，跑一個天長地久的人生。

然而我從不會忘記你的那一雙玉手，和秀氣俊美的面容，像極了女生，但我們卻生在了不適宜的年代。無論是你向著我奔跑，抑或是我朝著你追逐，都跑不出當時的框架。跑步中有時小憩，偶然眼觀眾山美景，偶爾望天無語，偶爾驀然回首，沉默送別曾經的良辰美景。待暖身後，華麗轉身持續前行，加速快走，邁開步伐昂首跑步。而我閉上眼，在那裡，我們已跑完全程。



自我介紹:

高雄仁武人。希望這個世界可以一直更友善，對動物，對他人，對自己。

得獎感言:

明年待續。

林雨諄





路線


「已派遣>>騎士已讀>>抵達取件地>>已取件>>抵達送件地址>>已送件。」一則貨態的誕生，從起點到終點，一件任務的完成。

營運站內的人，幾乎所有人每天中午尖峰時段，都會出去支援跑件，成為真正的騎士，女生也不例外。畢竟是上班族叫外賣的最大尖峰。尤其疫情剛爆發之際，總部同仁更是從早上九點上勤，跑到晚上十一點才結束，就連賴副總也是開著他自稱的全聯一號，守著某家爆單的全聯，來來回回的送民眾訂購的民生物資。

平常操作系統調度著，是在 **google** 地圖上看地址、看位子，在電子儀表板看到每一個貨件、每一位騎士的位址；而出去支援的時候，街道實體化，路線是活的，每一趟配送都是獨一無二的任務。任務過多、疊單的時候，得靠經驗，縝密計算出最佳解。特別是平常日的中午，商辦大樓訂購的餐點，量大，且通常壓十二點要到，經不起漫長的遲到。

也有特殊考題，下雨天，開 **APP** 上線接件的騎士很少，會衍生出許多不得已的奇怪路線，因為沒人，就讓一位夥伴同取送苓雅區的新光路、鼓山區的臨海二路、鹽埕區的五福四路和前金區的河東路 4 件，沒辦法，只得把最近的先配掉（或壓在尾單最後走），剩下的看裝載量，盡量一次同取，一起配走，才會準時。

我們服務許多在地的街邊店，所以跑過兩大平台、來站內加




入騎士的民眾，我們都會特別強調，同樣都是外送，街邊店的配載量比較大。同一個餐飲店，請我們送 500 元的便當和 2000 元的便當，運費是一樣的，所以店家會在餐量較高的時候委託我們配送。這是平台分潤機制不同的緣故，靠餐費抽成的平台（熊貓、UE），

每一趟外送通常一個套餐就結束了，量小，平均客單價落在 300 元左右，好送的很。相較而言，服務街邊店是格外辛苦的，但街邊店的利潤會比較好，所以騎士優化自己的裝載量，會讓路線更容易安排。

當然一件一件慢慢送，就沒有路線的問題，卻會錯過時效，且油耗、車耗也較兇。能力特別優秀的騎士，一次任務四單全取，平均時薪會在 300 元以上。各平台都在追求好的分潤機制，那會讓優秀的騎士留下，都為此燒了非常多的經費，每個月幾百萬、上千萬都有。

取取送、取取取送，騎士通常是沿路先取，再一次送掉，快於取、送、取、送。現在平台系統也都是朝這個方向去設計，一來節省媒合騎士的時間，二來大幅增加運能，三又可以綠能減碳。這是系統能夠支援自動派件為前提，科技點數必須點到最滿。



要人工排 O2O(Online To Offline)的物流路線相當困難。一般會進貨倉的物流，按區域分，一次進去貨全取，接著沿路送，就像郵差送信一樣；O2O 物流的貨件則像是雨後春筍盛開，一件件在地圖上出現（或許更像是打地鼠遊戲），接著媒合附近最近的騎士前往取配，完成任務。


我們都會讓菁英騎士坦克直接到高單量的店家報到，他在看過店內十幾個訂單之後，瞬間排好路線，往北的博愛二路、大順路、同盟路的一起走第一趟，往南的七賢一路、中正三路、南華路第二趟，再把察哈爾街、熱河街、十全一路等店家附近的點送完後，最後用較遠程的醫院訂單收尾，完美完成艱鉅的中午尖峰時段配送。

系統沒辦法支援自動派件的情況下，只能靠人腦的經驗與智慧來完成了。

騎士每天上線，系統進什麼單就跑，往哪兒去就送，雖然到達目的地的路線或多或少有些不同，但這些路線大抵是被決定的。一個騎士的一整天，被這些路線所構築而成，騎士就是因應這些路線而生的。

多數人的日常，不是和這個很類似嗎？被路線所選擇，在既定路線上前行，通往一處似乎可以想像、可以觸摸到的終點，每日上一樣的班，領差不多的薪餉，過差不多的日子，和差不多的人相處，做著大同小異的夢。上、下班走一樣的路線，明天過和今天差不多的日子，用同樣的漱口杯漱口，睡同一張要大不小的床。

一天有單就跑，沒有單的時候，把守著街弄上的安全，白天看走過去的流浪狗，夜晚看跑過去的流浪貓。便利商店沒有洗手間可借，虛無的守在街邊，每一秒的流逝像心跳、像血液，時間具現化般的成為了自己此時此刻的價值標籤，論件計酬就是跑一件算一件，沒有件就沒有路線。路線就是支配著方向的，這樣的存在。




騎士透過 APP 上線承攬任務，就像是一場大型的 O2O 遊戲，每一次的配送都會跑出一個分數，可以累積點數，跑多少單會額外有多少分數，這些分數有著相對的酬勞。

人類藝術起源有許多說法，有人說是遊戲說，有人說是勞動說。

遊戲說的本質是無目的性，人類玩遊戲並不為了什麼，讓自己沉浸在不拘形式的娛樂當中，不斷嘗試新的創造與表現形式，不用把精力都消耗在生存勞動，多餘的精力會自然趨向娛樂遊戲當中，進而昇華為藝術活動；勞動說的說法是人類因勞務體會到生命價值，古代農作勞動過程中，一邊耕田一邊謳歌，打著節拍，手舞足蹈，所自然展現出來的詩、樂、舞藝術形式的雛型，也是文學的起源。無論是遊戲、勞動，人們透過壁畫、鑿刻，想把自己的想法、感受，永永久久的傳下來，藝術自然而生。

騎士承攬任務的 APP，結合了遊戲與勞務的概念，製作出一款大型 O2O 遊戲，騎士在承攬的過程中，透過系統跑出的資訊，揭開任務，前往任務，完成任務，獲得即時的報酬與獎賞。

每一條路線，不同的分數，路線遠近不同，任務難易有別，要進百貨公司取的，要送進醫院或百貨樓層的，份量過於龐大的，要找零的，暴雨或高溫氣候，均屬困難，均沒有加分。疫情期間不用上樓，任務因此簡化，騎士的小確幸。



每一條路線都有預估的配送時間，抵達後系統也會自動倒數計時，在早期普遍用現金支付時，如客戶失聯的話，10分鐘後騎士就可以將餐點自行處理。這是美食平台的規則。不過通常只要是刷卡支付的，騎士就會在提袋上備註清楚，放在樓下，等待空腹的客人可以早點領取。要收現金的就沒辦法了，騎士會感謝這一頓豐富的員工餐。

電腦也一直不斷的在優化路線。原本系統可能解讀 A 路線比較快，但如果有騎士發現了更快的 B 路線，B 路線跑久了以後，系統就會吸收 B 路線的新知，取代掉 A 路線。系統一直在吸取千千萬萬條更快的路線，以龐大數據內建自己的智能。每一位騎士對於路線智能的優化均有貢獻，是千千萬萬個騎士，用血、汗、淚完成了路線智能化的最後一哩路，騎士貢獻了自己每一趟的實戰經驗。

騎士滿心熱血的加入穿梭在城市的 O2O 遊戲，成為路線的一環，隨時可以上線，隨時可以下線。亞洲某國大城市的數據統計，除了初階工作者外，加入 O2O 遊戲的白領階級佔 10%，創業者佔了 10%，專業技術者也佔了 10%。有許多來自各個領域、各個階層的人，都加入了這個遊戲，全職賺錢的大有人在，但兼職外送的佔比也不少。這些族群跑的不全然是收入，大多是跑心情，騎著車吹吹風，想著自己的心事，懷抱各式各樣的美夢。

每個人在自己的主線任務上，也有著各種支線任務，每過一個巷口都有不同的風景，下一個轉彎藏著許多可能。只要開上線、在路上的，都可以是騎士，無關身份、性別、職業、階級。因著不同的理由進入 O2O 遊戲，像是在迷茫的人生道路上，思索著另一條



更加清晰的路，配送的途中，看見一棵樹，遇見一家沒有見過的小吃店，平房公寓，跑車豪宅，店家的一聲招呼，客人給的微笑與小費，汗水，溫度，風，機車的引擎聲，一路上藍芽耳機聽播的音樂，都可以是自己回到原本生活的一個靈感，一次新鮮的感受。

我騎著車，載著物件，想到自己剛開始的時候，也常常粗枝大葉的，未把物品固定好就放入保溫箱（現在已放入好幾包衛生紙、塑膠袋、杯架等可固定、填充用之物），導致飲料、鍋燒意麵脫蓋，便當傾斜湯汁溢漏。因犯錯而記得的叫做經驗，每一條路之所以走得穩、走得順，都是經驗來的，才會成為自己的路線。

物流就是物品的流動，將正確的東西，送到正確的地方。

也許我們也都正在把正確的自己、送到正確的地方，走一條電腦也尚未能計算出來的路線，連自己也完全沒有頭緒的路線，總有一個地方，能稱得上是自己的終點吧，我們是他人生命裡的所載之物，彼此生命裡的所需之物。





蕭宇呈

自我介紹:

蕭宇呈 \in Math \cap Art \cap Literature

得獎感言:

謝謝。

這篇散文是一名恐慌症女患者對其截至今日病歷的敘述。



灰殷洪荒

散文組佳作

應數系二甲蕭宇呈

洪荒中竊聽，空氣是虛無，而一切所及，是灰殷色的魅影，在潮濕的歌劇狂嚎中，覬覦水晶投影的冰藍悼語。

第零次的 **Panic Attack**，是模糊而低度對比的相紙。

血滴在民國舊式地板特有的灰白石碎花上，我們都曾居住過的方形監獄，相對講台上的空無一人，講台下的牢犯則無人獨身，舉起木椅後的重擊聲，引住空間內所有生命渴望鮮紅的蒼白雙眼，使他們脫逃，逃出 29 個各自的方形監獄，集中到聲響起源的牢房，圍觀著倒下而不再擴散的血紅，和他右側依然佇立著的隔壁囚犯——我們都聽過這種普通的故事，只是國小孩子的欺凌而已，只是剛好成為了往日的序幕。

不擴散的色彩是相紙的自尊，只要別瞧看它皺摺的側顏，和 (0,0) 原點上無以彌補的飽和度。

Panic Disorder 的確定是依照許多次重複而無預警的 **Panic Attack** 來審定的。序幕之後，我得到了在空氣中溺水的能力，卻覺得自己是魚，全息投影的那種——我會時不時地窒息，彷彿在一天二十四小時內抽籤般隨機，我的身體在恐懼，自我卻不恐懼，但自我又不在那裡，我在之後得知這種難以言喻的奇特感受在心理學上稱為「失真感」，而每當症狀發作時，那方序幕的灰色監獄便會再次出現在我眼前，籠罩我、束縛我，令我看著低落的似我又非我的頭骨的殷紅降落成風乾的灰與赤。簡而言之，我的前三次發作是非常可怕



的，也因此記憶深刻，對發作急救知識的缺乏使症狀的高峰期拉長，不過隨著時間，發作次數增加，也就漸漸懂得應對了，即使那滴落的殷紅依舊足以焚燒我的前額葉。我想在那三次以後，**Panic Attack** 這個詞於我便成了不可數名詞，彷彿翻開當初的相紙，發覺其背面黏貼著宣紙，一但滲透，便再也無從止息。

殷紅是會渲染的，在宣紙上。

每一次的 **Panic Attack** 皆見證一次殷紅，每一次每一次的殷紅，滴滴淚似如蜻蜓輕觸我湖面的宣紙，反覆地點燃著原點，每一次下筆，便燃一次心臟，擴大一次以原點為中心同心圓的波。我身體防衛的介質與摩擦係數，全違背物理地被波濤吞噬，我與心臟血液相連的所有臟器，隨著血球傳遞——點燃——我的宣紙，已然盡紅。

很明顯對於一張纖維已由紅色飽滿、無法再上色的宣紙，水墨家會做什麼，至少我拿到這種宣紙會毫不猶豫地丟棄——所以我丟棄了自己，結論分別是，刀被沒收、四肢受傷。我其實很討厭痛的，現在回想起來，當初的種種似乎也不像是真的想丟棄那張宣紙，更像是欺騙自己，這些病痛是來自於物理而非心靈。

我是有病識感的，也接受過治療，即使在我眼裡，無盡的每日的藥微小卻長期的畏懼，更勝偶爾疾病發作帶來的強烈恐懼，畢竟在遇見這個麻煩傢伙之前，我吞的藥也已足夠磨成一張宣紙的大小了。即使目前的醫療無法達到治癒，而身心疾病的治療如同廣大的遠洋，不過，倘若居於深海，劃破聲波將絕非登天之事？但殷紅持續渲染，這種紅已成為我們的習慣——我，和 **Panic Disorder**。



曾有過試圖刪除那起始記憶的舉動，將原先從未停止書寫的日記焚燒，然而烈焰過後，艷火下遺留的灰依然冰冷，即使幾星殷紅的細小火苗仍執著纏身。所剩的僅有，見證所有燃燒失去取暖功能。

在這種習慣的平靜下，無人知曉地不知不覺間，湖面停止了波動，就連落下的雨滴也不再舞動迴旋曲，長泳看似漫步，自由式揚起的僅有垂死的髮絲。

這種平靜是可怕的，因為醫學所言的無法治癒訴說著波不會止息，如今它止息了，是否代表著下次的波將帶來更大的一片洪荒？是否會捲起更多殷紅的記憶，帶我回到那方序幕的灰色監獄？是否會將我再次捲入那張褪色的相紙，在灰白石碎花地板上不斷地滴落殷紅，接著又一次次焚燒？我把日記本的餘燼撒向那片將來的洪荒，好似如此心門能將它認是鹽巴，驅散誰都好。

說到鹽巴，有種複鹽叫硫酸鋁鉀，或者以水墨家的口吻，明礬，它能塗在宣紙上，阻止色的綻發，這種加工後的宣紙稱作熟宣紙，反之為生宣紙，也不知是誰撒的鹽，驅退了洪荒的到來之日——以心理師的口吻，這如同 **Panic Disorder** 的鎮定劑。

如今我們已相處十年，無論發作時的殷紅也好、灰殷色的洪荒也罷，隨著年曆本本地替換，往後它們於我人生的佔比更只會越來越高，既然無法奈何它，我看它作東海岸邊的漲退潮，僅是斷層深了點，再加上月光偶爾拉引的滿潮，或者彎月時分幸運的乾潮。即



使偶爾的夜半低語，還是會出現「真是個麻煩的女人」這樣用泛淚來嘲笑自己的難笑笑話，也許只有靈魂亮著，陪月做巷口的夜燈與麻雀，而這個女人更想做夜燈。

一個下午的太陽，在海的那邊唸我，未升起的月光，在山的那頭靜聽，一些多情的執著，在我夢裡踏海岸山脈故鄉遺忘的秋，踏將卸下的夜色骨髓尾端酣然的睡意，踏晨起至現累積的秒針齒輪——徒然，無謂多情的執著，僅存大腦被截肢的雙腿，吃力地走向肌肉間蔓延過長的運動神經，緊接著，原應降落在外的黑夜瀉上因自殘踏碎的大腦，失去所有的控制與思想，徒留的僅有不知來源的死亡恐懼逐漸高漲，高過雉堞與所有器官的頭蓋骨，捲著無用處的鹽與器官的咳血，不斷地捲，直至灰殷色的洪荒淹過真正的我的頭骨。用疾病無法封閉的聽覺，在洪荒中竊聽，何種聲音也好，只要能提醒我仍然與自己的器官存在同一個世界；失去觸覺的指腹撫摸著空氣的虛無，其實分不清自己和空氣；無法控制潮濕的眼眶下，無法行動的雙唇至少用舌的味覺嘗淚的海鹽——又一次潮退，是乾潮。





蘇怡綺

自我介紹:

筆名季墨，是個嘗試喜歡雨天如晴日的人。寫過一些新詩、散文和小說，但最鍾愛的還是新詩作品。期盼自己能成為一名詩人，無論是否名氣響亮。願日日活在詩的純粹中，朝起便是詩意如雨的傾注，即便滂沱亦如飴。

得獎感言:

此篇散文源自於大學詩作〈火車駛別〉的擴寫與詳述。原詩作著重在離家鄉愁的描寫，此文則是更細膩地刻劃對母親的情感，以及補上在火車站的幾筆人生故事。

我曾想過，若存在一名有心的讀者閱讀我寫的所有小說，即便它是虛幻的，會不會該名讀者也能從中拼湊、讀出我的人格？對我而言，這是很危險的事。然而，散文比小說更能讓讀者明瞭作者的經歷及想法，更具風險，因此能有勇氣投稿這篇情感濃郁的散文，我感謝自己願意讓此文長久存世，作一個感念母親的憑證。



那幾年，火車駛別

散文組佳作

107 級教育系校友蘇怡綺

給我一個天光未明的清晨，讓我能再次踏上那個單側月臺，蜷縮於記憶中的那班區間列車，在無人的車廂座位上遙想幾年前青澀的自己，在回憶的火車窗內，遠望您離去的背影，如鋪在您身軀聚成影子的日光，我要將思念拖得比今世更長。

已經許久了，在早些年剛要離巢讀書的時候，未脫稚嫩的自己彷彿虛有其表的空殼，歷練還未長成實心的血肉，有時，甚至有骨肉分離的自卑感。我不是一個獨立的人，是我當時對自己下的定論。獨立像是我欲伸手觸及卻遍尋不著的月光，映在我心中那害怕孤獨的湖面，若我投入湖中，只會如古人撈月般浪漫但徒勞。擔憂一個人生活的我有位自小就對我呵護備至的母親，我更因著自己的懦弱性格，長時間待在母親身旁。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如船舶迷航時，遠方那永不熄滅的燈塔，照耀著我回歸的航程，靠向她愛的港灣。但，年歲漸長的我總有需要離巢的時候，儘管當時的我羽翼尚未豐厚，更是慢飛的雛鳥，也得嘗試第一次的啟行，而那個關鍵的斷點就在我就讀高中的階段。


就讀高中時，跨縣市讀書的我無法適應都市學校的快步調，與同儕相處也顯現許多的困難，時常一個人走在與我脫離的人群中，眼臉朝下看著雙腳走路，讓孤獨靜默地狂奏。更可怖的是，我又將他人口中訕笑的言語牢記在心，一次次地複習播送，又一遍遍地將之扎進胸口，傷害本就敏感的神經。某個難熬的夜晚，了解我人際困難的母親因為擔心我情緒不穩，又一個人在外租屋，特意從家中出發，搭乘火車轉計程車到我讀書的縣市，只為了見我一面，開導我的思緒。當時的我未預料到母親會特意前來關心我，心中直覺愧對母親的辛勞，因而啜泣不已。母親見狀，只管耐心地安慰我，要我不要哭紅了眼睛，之後便趕往回家的旅途。那時，她搭乘的是夜



闌人靜的的末班火車，返家已是萬籟俱寂的子更夜。

那列末班火車乘載著母親心中的想念與憂慮，將母親還有她無盡的遐思送至歸途的車站。後來的我總是思忖，儘管那一系列末班車開往返回的路途，但是否有一班列車往著反方向前進，奔向我心中難解的憂傷，且從未止歇地關心？

所幸，在時光飛躍的進程中，我平復了高中沉痛的哀愁，恍如養出了一對肺臟，可以盡情地用力呼吸，吐出過往的不愉快，吸入新生活的期待，我來到他人口中令人神馳的大學階段。尚未入學時，母親一貫地關懷，某日早晨，她呼喚我的名，告訴我：「媽媽陪你坐火車，再搭公車到新學校，之後你會坐車了，就自己去，好不好？」母親的溫柔掃卻我高中時的陰霾，她的話彷彿告訴我：「這一次不會重蹈高中的覆轍！」在那一次的旅程中，我明白母親也不太知曉搭車的路線及地點，但她並不在意這些重要的細節，因為我，她只憑藉著勇氣向他人詢問，再帶著我，完成這次的征途。有時的我會思考，什麼原因讓母親如此勇悍、不退縮地付出，在自己本就生澀的經驗中，仍舊願意帶著我勇闖每個人生關口，駑鈍的我得出這個簡單的答案，我想，是因為她是我的母親吧。



就讀大學如同母親預料般地順利，新生活如七彩虹光般鮮豔動人。假日時，我常返家看望母親，而當休假日結束，我將返回學校時，母親會騎著機車載我到故鄉的火車站，陪我走上那無人的單側月臺等候那一系列區間車。等待的時間並不煎熬，母親會盡所其能地與我話聊，在火車駛至，我真正踏上火車時，她再向我揮手道別。而我會快速地步入火車車廂，找到一個無人的靠窗位，望著母親因步入中年漸趨緩慢、步履蹣跚的背影，多瞧瞧她，再用力地擺手，讓她發覺我浮誇的舉動，與我招手，迎來最後的分別。那列區間火車總和緩地行進，但我的心卻常擱在母親步下月臺的身影，煩惱著行走不便的她，會不會忽而摔跤或踏地不穩，在異地讀書的我又如

何關照她的狀況。這些情緒的拉扯會在下次見面時消融，猶如那月臺上清晨微微的日光，使霜雪融現為枝葉的露水，隨著見面時刻的靠近而緩緩滑落。

歲月的鹽溫柔地讓我浸泡於它的胸懷，漸逝的時日恰若一筆筆的收據，記錄我向它追討成熟的證明，而今，我已從那幾年少不更事的自己，再多一點成熟的苦鹹味，揮別昔日那個凡事膽怯的小孩。就讀研究所及工作期間，我已獨自啟程及返家。而故鄉的火車月臺，在鐵路改革後，成為規模更小的小站，可搭乘的班次變得更少，要搭一趟車變得更費時，因此，我也有數年未踏上當年那個單側月臺，反搭乘隔壁鄉鎮的火車大站往返了。

然而，我總會憶起那幾年的流光歲月，那些搭乘火車離開或歸返的日子，不論是暮色靄靄的黃昏，抑或滂沱簌簌的雨日，甚或那晨光拂曉及母親返家的凌晨午夜，我總會憶起母親不辭辛勞接送我、為我著想的那顆心。在回憶中，朝日斜照的陽光將她的影子拉得狹長，宛如那影子也溜進我思念她的心臟，振動著的聲音是生命的珍貴與成長的印記，每個心跳都是我承自她血肉的憑據。如今，母親及家人已於家中等待我工作後返家，我會向她傾訴工作上的大小事，她會告訴我：「我女兒已經會賺錢了呢！」。工作有時忙得晚，月光會灑在我騎乘機車的渺小身上，現在的血肉已漸漸覆蓋當時瘦弱的骨幹。而那吋映照著我的月光，彷彿告訴我，自己已經變得比之前更獨立了，雖然有時我還對此感到訝異與懷疑，但這次，我要投身湖中，儘管可能無法如願，終究徒勞，但我要許諾母親一個永遠：「來世若您很辛苦的話，我要再當您女兒回報您！」那時，您一定會笑著說：「這不是我可以決定的！」但我知道您會欣然同意。

往後，當我工作後回家時，您會像以前一樣說：「我女兒回來了！」是的，母親，我搭乘思念您的區間列車，跨越那幾年的痛苦時光，更堅強地回到您身邊了。我只願您一如往昔地快樂，如我搭乘這班



行駛在悠悠歲月之河的無人列車，它將跨越無窮的來世，與您再次聚首。我會將這筆思念存入永恆的存摺中，在無盡的往後，只增不減，而我真摯的承諾永遠不變。



112 學年度陳哲男校友文學獎作品集

發行人：陳永森 校長

編輯：黃玉枝院長、李怡璇

發行單位：國立屏東大學

承辦單位：大武山學院

地址：900 屏東縣屏東市民生東路 51 號

電話：(08)7663800 轉 27201~3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 112 年 3 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學年度

陳哲男校友文學獎
作品集

